猫武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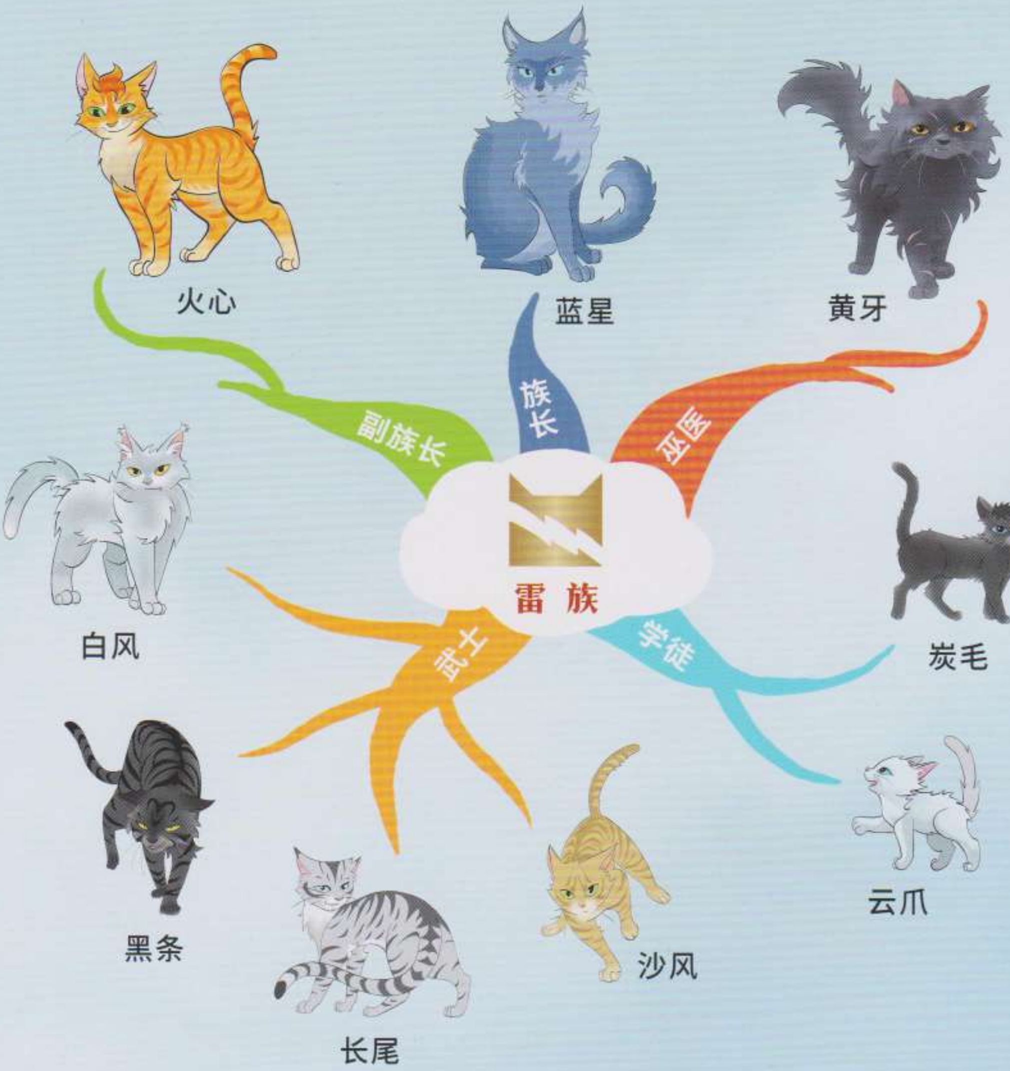
WARRIO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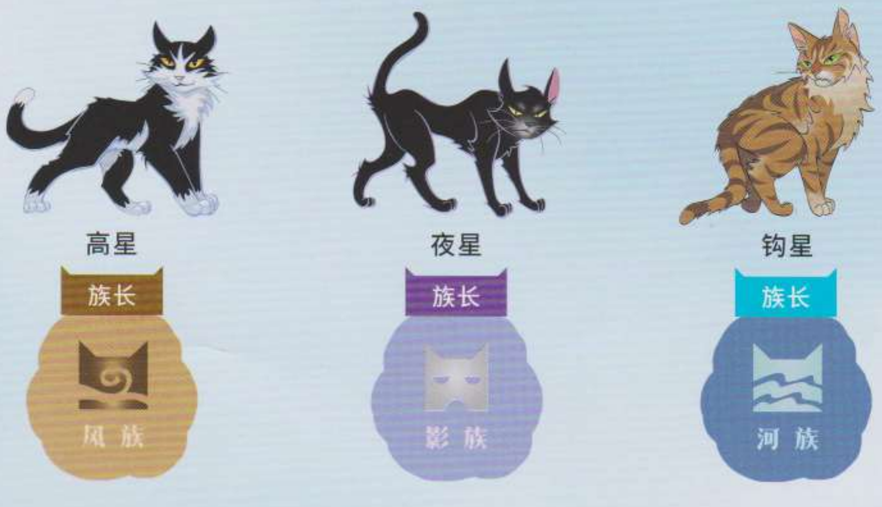
美绘本

阴谋浮现

［英］艾琳·亨特／著
赵振中／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兒童出版社


火心
蓝星
黄牙
副族长
族长
巫医
白风
雷族
炭毛
武士
学徒
黑条
云爪
沙风
长尾


高星
夜星
钩星
族长
族长
族长
风族
影族
河族

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阴谋浮现

［英］艾琳·亨特 / 著

赵振中 / 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兒童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阴谋浮现 / （英）艾琳·亨特著 ; 赵振中译 . -- 北京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3.5
（猫武士 : 美绘本）
ISBN 978-7-5148-7992-6

Ⅰ . ①阴… Ⅱ . ①艾… ②赵… Ⅲ . ①儿童故事－图画故事－英国－现代 Ⅳ . ① I561.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055428 号

YINMOU FUXIAN
（猫武士美绘本）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兒童出版社
出 版 人： 孙 柱
执行出版人： 马兴民

插　　图： 刘 野　　**装帧设计：** 舒穆禄
策　　划： 何强伟　　**责任校对：** 杨 雪
责任编辑： 郭亚丽　　**责任印务：** 厉 静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　　**邮政编码：** 100022
编 辑 部： 010-57526309　　**总 编 室：** 010-57526070
发 行 部： 010-57526608　　**官方网址：** www.ccppg.cn

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4.5
版次： 2023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2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68 千字

ISBN 978-7-5148-7992-6　　**定价：** 15.00 元

图书出版质量投诉电话 010-57526069，电子邮箱：cbzlts@ccppg.com.cn

目录

第一章　我看见你了！ / 1

第二章　同情心 / 11

第三章　救命！ / 17

第四章　云爪的离开 / 21

第五章　老友重逢 / 28

第六章　偷袭？ / 39

第七章　他出现了 / 46

第八章　虎掌的野心 / 50

第九章　是敌是友？ / 54

第十章　营救行动 / 61

抛开昨天，活在今天。

Live in the present, let go of the past.

——黄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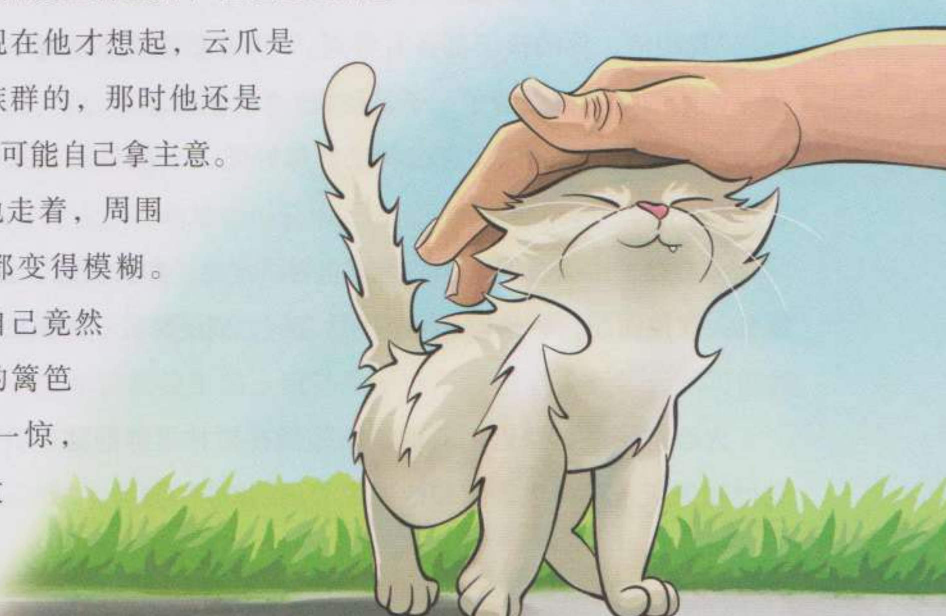
第一章　我看见你了！

两脚兽的门开了，火心屏住呼吸。他真希望云爪能拔腿就跑，但他心里又隐隐觉得这名学徒根本没有离开的打算。火心站在树枝上探出脖子，希望两脚兽能将云爪赶走。要知道，森林野猫在两脚兽地盘里并不受欢迎。谁知那个两脚兽竟弯下腰一边抚摩云爪一边低声说着什么，云爪温顺地将头贴在那个两脚兽的手掌里。听那个两脚兽的语气，他们显然相识已久，彼此在打招呼。火心眼睁睁地望着云爪欢快地走进门，消失在两脚兽的巢穴里。他心里极度失望，只觉得满肚子都是苦水。

两脚兽的门嘭的一下关了，火心顿时呆住了。他的学徒没有禁受住诱惑，又回到火心当初毅然放弃的那种生活了，也许他根本就看错了云爪。火心怔怔出神，脑子里思绪万千。夕阳西下，一股凉意袭来，他这才轻轻爬上篱笆，跳到外面的草地上。

他下意识地沿着自己来时留下的气味踪迹返回。云爪的行为对他来说就是一种背叛，不过他也很难对云爪发火。一直以来，火心都在拼命向大家证明宠物猫和族生猫一样优秀，但他从没有考虑过云爪也许更喜欢和两脚兽生活在一起。火心热爱丛林生活，但这是他自己的选择。直到现在他才想起，云爪是被他母亲送进族群的，那时他还是只幼崽，根本不可能自己拿主意。

火心吃力地走着，周围的景物和气味都变得模糊。忽然，他发觉自己竟然走到了姐姐家的篱笆外面。他吃了一惊，难道是他的脚故



意将他带到这里吗？他转身离开，因为他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向公主提这件事。他不想告诉公主说她把云爪送给族群是个错误。

火心的四条腿像灌了铅一般沉重，他正要向松林走去。“火心！”他听见身后一只母猫温和的叫声。是公主！

火心心里一沉，但此时公主已看见他，他不好再走开了。火心转过身，看见公主从围栏上跳下，向他跑来，她身上那长有斑纹的皮毛柔软地飘动着。

“我好久没有看到你了！”公主跑到他面前，声音中充满了担忧，“就连云爪也有一段日子没来了。一切都还好吧？”

火心结结巴巴地说：“一切……一切都好。”他说这句谎话时全身都绷紧了。

公主信以为真，她眨眨眼睛，和火心对触了一下鼻子。火心贴着她的鼻子，感觉到那股熟悉的亲情的温暖。公主高兴地说：“真是太好了。我还一直担心呢。云爪为什么不来看我？这些天我时常嗅到他的气味，但影子都没见一个。”火心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幸好公主继续说，“我知道你一直忙着带他训练。上次来时，你告诉我说，你对他的进步赞不绝口。云爪也曾说他在学徒中也是佼佼者呢！”公主的声音里透着喜悦和骄傲。

火心心想：她和我一样都想让云爪成为武士。愧疚之下，他嗫嚅着说：“云爪表现很好，公主。”

公主高兴地说：“他是我的长子，我知道他很特别。尽管我知道他过得很快活，但我仍很想念他。”

“我相信，你的孩子都各有特点。”火心很想说出真相，但又不忍心告诉公主说她的牺牲都白费了。于是他说：“我该走了。”

公主惊讶地喊道：“这么匆忙？那好吧，下次早点儿来看我，记得带上云爪！”

火心点了点头。他原本就不想立刻回营地，和公主说了会儿话，更是心情烦乱。在他面前，丛林和宠物猫生活之间，似乎横着一条无法弥合的裂口。

火心绕了条远路返回营地，希望能在树林里静静脑子。他走到沟边，又觉得如果灰条在身边，能和他说说心里话就好了。

“嘿！”沙风的声音吓了他一大跳。沙风正从沟内往外爬，想必是嗅到了他的气味才出声叫喊。“训练得怎么样？云爪呢？”

火心看着她姣好的面容，明亮的眼睛，忽然觉得也许能和她说说知心话。他担心地瞅瞅周围，说：“就你自己吗？”

沙风好奇地看着他：“是啊，我本想在晚饭前再去捕些猎物呢。”

火心走到沟边，朝下望着遮掩营地的树冠。沙风紧紧挨在火心身边坐下，一声不响。火心知道就算自己现在走开，她也不会问任何问题的。

他迟疑着说：“沙风。”

“嗯？”

“你认为我把云爪带入族群是个错误的决定吗？”

沙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诚恳而又小心翼翼地说：“今天我看见他躺在巢穴外的那副样子，我觉得他看起来真像只宠物猫。但后来我想起那天他捕到第一只猎物时的情景。那时的他还是个小不点儿，却冒着大风雪捉到了一只水老鼠。他看上去是那么无所畏惧，对自己的捕获是那么骄傲自豪。那时，他就像一只族生猫，一只土生土长的族生猫。”

火心满怀希望地说：“这么说我的决定是正确的喽？”

沙风没有说话，又隔了一会儿才说：“我想这只能用时间来证明。”

火心没再吭声。虽然沙风的话没有给他慰藉，但他知道沙风说得没错。

沙风眯缝起眼睛，关切地问：“他出什么事了吗？”

火心有气无力地承认道：“今天下午我看见他进到两脚兽的巢穴里了。我想两脚兽现在正在喂他东西吃吧。”

沙风皱起眉头，说：“他知道你在看他吗？”

“不知道。”

沙风忠告说：“你应该明确地告诉云爪，他应当对自己的归属做出选择。”

火心分辩说：“但如果他决定回去过宠物猫的生活怎么办？”直到今天，他才发觉自己多么希望云爪能留在族里，不只是为他火心，也不只是为让其他猫看看武士不一定非得是族生猫，也是为了云爪自己。一想到云爪可能离开，他的心便怦怦直跳。

沙风柔声说：“那也是他的决定啊。”

“如果我这个老师当得再好一点儿的话……”

沙风截断他的话：“这不是你的错，你不可能控制他的思想。”

火心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膀。

沙风说：“找他谈谈，看他想要什么，让他自己做出决定。”她的目光中充满了同情，但火心的情绪仍很低落，沙风又说，“快去找他吧。”火心点了点头，沙风站起来走进树林。

火心心里沉甸甸的，他爬进沟内向训练沙坑走去，希望云爪能够沿着他离开的路返回营地。他很不情愿和云爪进行这次谈话，因为他怕把云爪推入歧（qí）途。不过他也知道沙风说得没错，云爪不能身在雷族，而心却在宠物猫生活上。

火心坐在沙坑里，眼看着太阳落在树林后面，周围事物的影子渐渐拉长，不过天仍然很暖和。晚饭的时间就快到了，火心开始怀疑云爪是否还回来。这时，他听见灌木丛里响起沙沙声，接着便是一阵小脚的踏地声。他甚至不用闻见云爪的气味就知道他回来了。

云爪支棱着耳朵、翘着尾巴，昂首阔步走了过来。他嘴里衔着一只小老鼠，看见火心，他连忙放下嘴里的老鼠，语含责备地问：“你在这里干什么？我告诉你我会在晚饭前回来的。难道你不相信我吗？”

火心摇了摇头说：“不相信。”

云爪受到了伤害，将头歪向一边分辩说：“哼，我说过我会回来，你看我不是回来了吗？”

火心说：“我看见你了！”

“在哪里看见我了？”

火心顿了顿说：“我看见你进入两脚兽的巢穴里。”

“那又怎样？”

云爪的满不在乎令火心瞠（chēng）目结舌，几乎说不出话来。难道他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吗？火心气往上冲，低嘶着说：“你说你是去为族群狩猎了。”

“我狩猎了。”

火心轻蔑地看着云爪扔在地上的那只老鼠，说：“你觉得它能喂饱几只

猫啊？”

云爪说：“嗯，我自己不吃。”

火心生气地说：“就因为你的肚子被那些宠物猫的垃圾食品填饱了吗？你还知道回来？”

云爪困惑不解地问：“我为什么不回来？我不过是去两脚兽那里找了些吃的而已。这有什么问题吗？”

火心一肚子苦水倒不出来，吼道：“我真怀疑你妈妈舍弃她的长子，把你送到族群里来，这件事做得到底对不对！”

云爪反唇相讥：“哼，反正她已经做了，所以你才能在这里跟我纠缠不清！”

火心威胁说：“也许我就像个学徒似的跟你纠缠，不过我却能让你当不成武士！”

云爪惊讶地睁大眼睛：“你不会的！你不能！我会成为一名伟大的武士，你阻挡不了我。”说着，他狠狠瞪着火心。

火心愈加恼怒，吼道：“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不是仅会狩猎和打仗就能当上武士的。你必须知道你在为谁狩猎，为谁打仗！”

“我知道我在为谁打仗，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生存！”

火心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呵斥道：“我打仗是为了族群，而不是为我自己。”

云爪盯着他的眼睛说：“算了，如果能成为一名武士的话，那我也为族群打仗好了。反正结果都是一样。”

火心真想把这名学徒揪过来痛打一顿，但他深吸了口气，极力保持头脑的冷静。他说：“你不能脚踩两只船，云爪。你必须做出决定，要么当一只族群猫在武士守则的指导下生活，要么去寻求宠物猫的生活。”他一边说着，一边想起当初虎掌发现他在森林边和他的宠物猫老友斯玛谈话后，蓝星对他也是这么说的。所不同的是，火心从来都是对族群忠贞不渝，自从踏入丛林那一刻起，他就成了一只族群猫，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

云爪桀骜（jié ào）不驯地说：“我为什么必须选择？我喜欢这种生活方式，我可不会为了讨你的欢心而改变它！”

火心愤怒地说："这不是为了讨我的欢心，这是为了族群着想！宠物猫的生活从各个方面都违犯了武士守则。"云爪没有理会他，而是叼起老鼠，从火心的身边走过，向营地走去。火心深吸了口气，强忍住把云爪逐出雷族领地的冲动。他只希望这件事别被其他猫发现了。

走近金雀花通道时，火心见沟沿上有土往下滑落的声音。他停下脚步等候，期盼那是狩猎归来的沙风，不过，傍晚的空气中飘来炭毛的温暖气味。

炭毛跳下最后一块石头，嘴里衔着药草，一瘸一拐地走过来。

火心问："你还好吗？"

炭毛放下嘴里的药草，气喘吁吁地说："我很好，真的。只不过这条瘸腿总和我过不去，害得我去采药草花了这么长时间。"

火心说："你该告诉黄牙一声。"

炭毛摇了摇头："我不会说的。"

火心赶紧说："好吧，好吧。"炭毛的严厉拒绝让他很是惊讶，"我来帮你拿这些药草吧。"

炭毛顿时两眼放光，她感激地冲火心眨眨眼睛，高兴地说："愿星族保佑，让你窝里的跳蚤都消失。我不是有意要顶撞你，只是黄牙太忙了，柳带今天下午进入分娩（miǎn）期了。"

火心感到一阵担心，他想起自己上次碰到银溪生孩子的事情了。"她没事吧？"火心问道。

"我不知道。我主动要求出来采集药草，没有在那里帮忙。"炭毛移开目光，脸上闪

过一层阴云，嗫嚅着说，“我……我不想待在那里。”

火心猜到她也想起银溪了，于是说：“那么走吧。早点儿看见柳带，便早点儿消除担心。”说着，他加快了步伐。

刚踏进营地，火心便立刻知道了柳带母子平安的消息。只见一只眼和斑尾正从育婴室往外走，她们的眼里饱含温情，欢声笑语隔着空地也能听见。

沙风冲过来向他们报告好消息：“柳带生了两只公崽和一只母崽！”

炭毛焦急地问：“柳带怎么样？”

沙风宽慰她说：“她很好，已经在给孩子们喂奶了。”

炭毛吁了口气，高兴地说：“我去瞧瞧。”说着，一瘸一拐地跑了过去。

火心吐出嘴里的药草，四下里张望说：“云爪去哪儿了？”

沙风眯缝起眼睛，同情地说：“黑条看见他只带回那么小的一只猎物，就让他去给长老们清理窝铺了。”

“很好。”火心还是头一回因为黑条的干预而感到愉快呢。

沙风语气凝重：“你和云爪谈过了？”

“是的。”一想起云爪的漫不经心，柳带分娩给他带来的喜悦就像烈日下的露珠一样，瞬间蒸发了。

沙风催问：“是吗？他怎么说？”

火心神情黯然地说：“我认为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做错事了。”

令他惊讶的是，沙风并没有显出担忧的样子。“云爪还小。别太烦恼了。记住他第一次狩猎时的情景，而且别忘了你们是血缘相通的。”她温柔地舔了一下火心的脸颊，“总有一天，奇迹会发生在云爪身上的。”

尘毛走过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他丝毫不掩饰目光中的轻蔑，讥笑说：“你一定会为你的外甥感到自豪的。黑条说，他花了一天工夫只捉回来一根瘦柴。”火心心里一沉，只听尘毛又补充了一句，“你可真是位伟大的老师啊。”

沙风生气地说：“走开，尘毛。别在那儿使坏，你明明是在说反话嘛。”

令火心惊奇的是，尘毛就像被沙风重重击打了一下，吓得连连往后退。只见他转个身，慌慌张张地跑开了，半路上回头瞪了火心一眼，目光中充满怨恨。

沙风的厉害让火心赞叹不已，他说：“这招太妙了，你一定要教教我你

是怎么用的！”

沙风凝视着远去的尘毛，叹了口气说：“恐怕这招你来用就不好使了。没关系，我迟些再向他道歉。我们为什么不去瞧瞧新生的幼崽呢？”

说完，沙风就向育婴室走去，这时蓝星恰好从育婴室里走出，满脸都是喜色。等沙风进去后，蓝星胜利般地喊道：“雷族又多了几名武士！”

火心高兴地说：“不久之后，我们的武士将会比其他三个族群的都要多！”

蓝星的眼里立时笼罩了一层阴云，火心心里一寒。只见蓝星阴沉着脸吼道：“我只希望这些新武士比那些老武士更可信。”

沙风的声音从育婴室里传了出来：“你进来吗？”火心定了定神，走进育婴室。

柳带躺在由柔软的苔藓铺成的窝里，三只幼崽依偎在她的怀里，身上湿漉漉的，眼睛还没有睁开便在母亲的肚皮上一阵乱拱。

火心小声说：“他们真棒。”再次看到新生的幼崽感觉真好，但他同时又感到心里隐隐作痛。上次他看到新生的幼崽还是在银溪分娩的时候。火心的思绪一下子飞到灰条那里，不知道他的老朋友现在怎么样了——他是仍然陷于悲痛之中呢，还是和孩子们待在一起的河族新生活已治好了他心中的伤痛呢？

忽然，火心嗅到虎掌的幼崽的气味，尾巴不由得颤抖了几下。他强抑住内心的厌恶，转头去看他在哪里。金花就睡在他身后的窝里，闭着双眼，两只幼崽正躺在她身边呼呼大睡。黑莓崽看上去就像其他幼崽一样清白无辜，一刹那，阵阵愧疚之意袭上火心的心头。

第二天，火心一大早就醒来了。对灰条的思念就如乌云压顶般压在他的心口。由于对云爪感到忧心忡忡，火心愈加想念灰条了。和沙风的谈话固然有所帮助，但他渴望知道灰条的看法。火心在窝里躺了一会儿，暗暗打定主意：今天他要去河边看看能否遇见老朋友灰条。

他走出巢穴，伸了个大大的懒腰。太阳刚刚升出地平线，为清晨的天空涂上了一层淡淡的粉色。尘毛正坐在空地中央和香薇爪聊天。

火心走了过去。尘毛看见他过来，目光顿时转冷。

火心朝他打招呼：“尘毛，你愿意带领中午那一班巡逻队吗？”

香薇爪兴奋地问：“我也能去吗？”

火心说：“我不知道。我还没有向黑条询问过你的进度呢。”

尘毛说：“黑条说她进步很快。”

“那么也许你能和黑条谈谈这件事。”虽然火心不愿显得软弱，但这有可能是化解尘毛敌意的一个机会，“但也要带上蜡爪和另外一名武士。”

尘毛破天荒地宽慰他说：“放心吧，我会保证香薇爪的安全。”

“哦，很好。”火心说着转身走开了。他简直不敢相信，在整个谈话当中竟然没有听到尘毛的讥讽。

火心爬上沟沿，立刻向太阳石跑去。森林里久旱不雨，踏在地面上腾起团团灰尘。来到太阳石火心吓了一大跳，他发现由于两个月滴雨未见，原先石缝中长出的青草都已枯死了。

他走出树林，下坡来到河边。这里到处是鸟语花香，伴随着小河流水的哗哗声。火心停下脚步嗅了嗅空气，然而并没有嗅到灰条的气味。如果想找到老朋友，他就得冒险进入河族领地。渴望见到灰条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于是火心决定冒险一试。

火心小心翼翼地爬过边界，提心吊胆地溜出河边的香薇丛。还是没有发现灰条的迹象。他敢不敢渡过河，深入河族领地去碰碰运气呢？

忽然，一股气味飘来，把火心吓了一跳。是影族的气味！影族猫大老远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影族地界和这条河之间隔着的可是雷族的领地啊。

火心紧张地回到香薇丛里。他深吸了口气，想要确定影族气味飘来的方位。没想到除了影族的气味外，还有另外一种气味，那股气味让他快要吐了。气味从河流的上游处飘过来，他认得那股气味，就在不久前他还闻到过，那是病猫身上发出的臭味。

火心缓缓地在香薇丛中匍匐，香薇的枝条从他的皮毛上轻轻划过。他看到前方有一株盘根错节的老橡树，那株橡树就在雷族的领地内。由于地面多年遭受风吹雨淋，土层变薄，橡树的树根便暴露在地表之外，粗根盘绕形成一个小小的树洞。影族气味和那股疾病臭味就是从树洞里飘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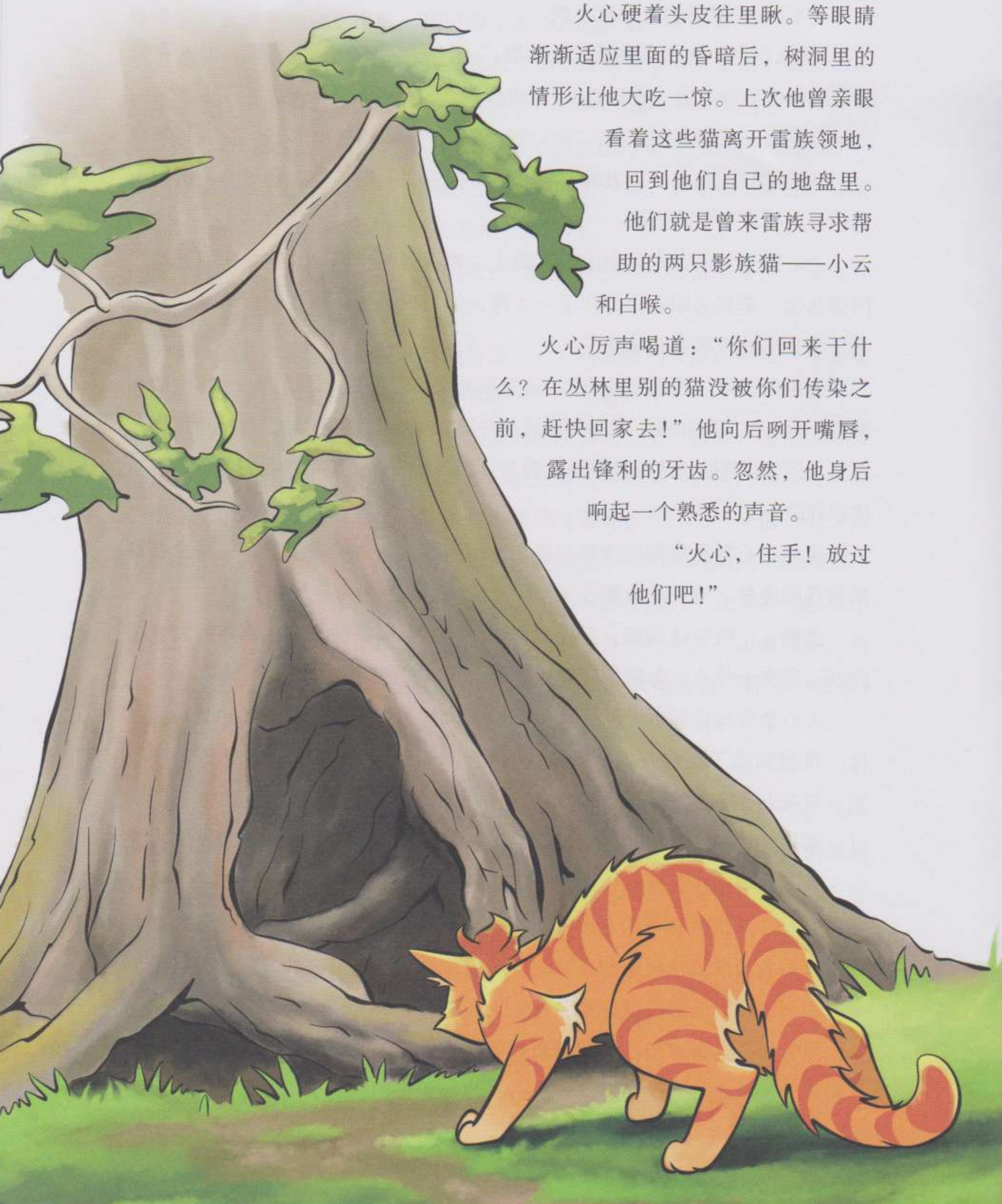
尽管火心非常害怕，但却决意要保卫雷族领地，他本能地展开利爪。不管树洞里隐藏着什么凶神恶煞（shà），他都要把他们赶出雷族的地盘。火心

压住内心的狂跳，从香薇丛里冲了出来。他弓着背站在树洞口，准备迎接一场恶仗。但树洞里犹如死一般寂静，只听得里面传出粗重的呼吸声。

火心硬着头皮往里瞅。等眼睛渐渐适应里面的昏暗后，树洞里的情形让他大吃一惊。上次他曾亲眼看着这些猫离开雷族领地，回到他们自己的地盘里。他们就是曾来雷族寻求帮助的两只影族猫——小云和白喉。

火心厉声喝道："你们回来干什么？在丛林里别的猫没被你们传染之前，赶快回家去！"他向后咧开嘴唇，露出锋利的牙齿。忽然，他身后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

"火心，住手！放过他们吧！"



第二章　同情心

“炭毛！你来这里干什么？”火心跳转身体喊道，“你知道这里的事情吗？”炭毛的爪下放着一捆药草。她仰起脸挑战似的说：“他们需要我的帮助。回到影族营地他们只有死路一条。”

火心气得吹须子瞪眼：“所以他们就回来啦？你在哪里找到他们的？”

炭毛说：“在太阳石附近。我昨天出来采药草时嗅到他们疾病的气味，他们正要找一个安全的藏身地。”

火心鼻子里发出嗤的一声，说：“然后你就把他们带到这里了。他们很可能就是因为你的同情才回来的。”这两只影族猫去雷族营地那天，炭毛曾明显表露出关心。火心问：“你以为这件事能瞒得住大伙儿吗？”他不敢相信炭毛竟然将自己和族群里的其他猫置于感染疾病的危险之中。

炭毛直视他的眼睛，倔强地说：“别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其实你和我一样也很同情他们。你不能再把他们撵（niǎn）出去了！”

火心看得出来炭毛相信自己做的事情是正确的，而且他也承认炭毛说得没错——他觉得这两只病猫很可怜，蓝星的冷漠让他十分难受。火心怒火渐熄，问：“黄牙知道这件事吗？”

“不，我想她还不知道。”

“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他们开始好转了。”炭毛的语气中流露出一种满意之情。

火心将信将疑地说：“可我仍能嗅到疾病的气味啊。”

“嗯，他们还没有完全康复，但那是迟早的事。”

小云沙哑的声音从树洞里传了出来：“多亏了炭毛，我们才好起来。”

火心听到小云说话时的底气，比他在雷族营地那会儿足了许多，而且他的眼睛也在昏暗处闪闪发亮。火心对炭毛说：“听他们说话确实有好转。你是怎么治的？黄牙似乎觉得这种病是不治之症呢。”

炭毛愉快地回答："我一定是找到了对症的配方。"火心注意到她语气里透着一种自信，而这种自信已很久没有在她身上看到过了。那一瞬间，火心觉得当初那名意志坚定、精力旺盛的学徒又回到了眼前。

他夸赞道："干得漂亮！"他下意识地想到，当蓝星得知影族的怪病竟然被一只雷族猫治好了，她会多么得意啊。但他随即想起蓝星已不再是原先的那位族长了，眼下还是不把炭毛私自藏匿影族猫的事告诉她为好。她的判断力已经被担心敌方偷袭这事所蒙蔽了。

火心意识到这两只影族猫待在这里会有危险。他害怕蓝星一旦得知他们还在雷族领地里，就会下令将他们处死。他摇了摇头说："对不起，炭毛。这两只猫必须立刻回去，他们在这里不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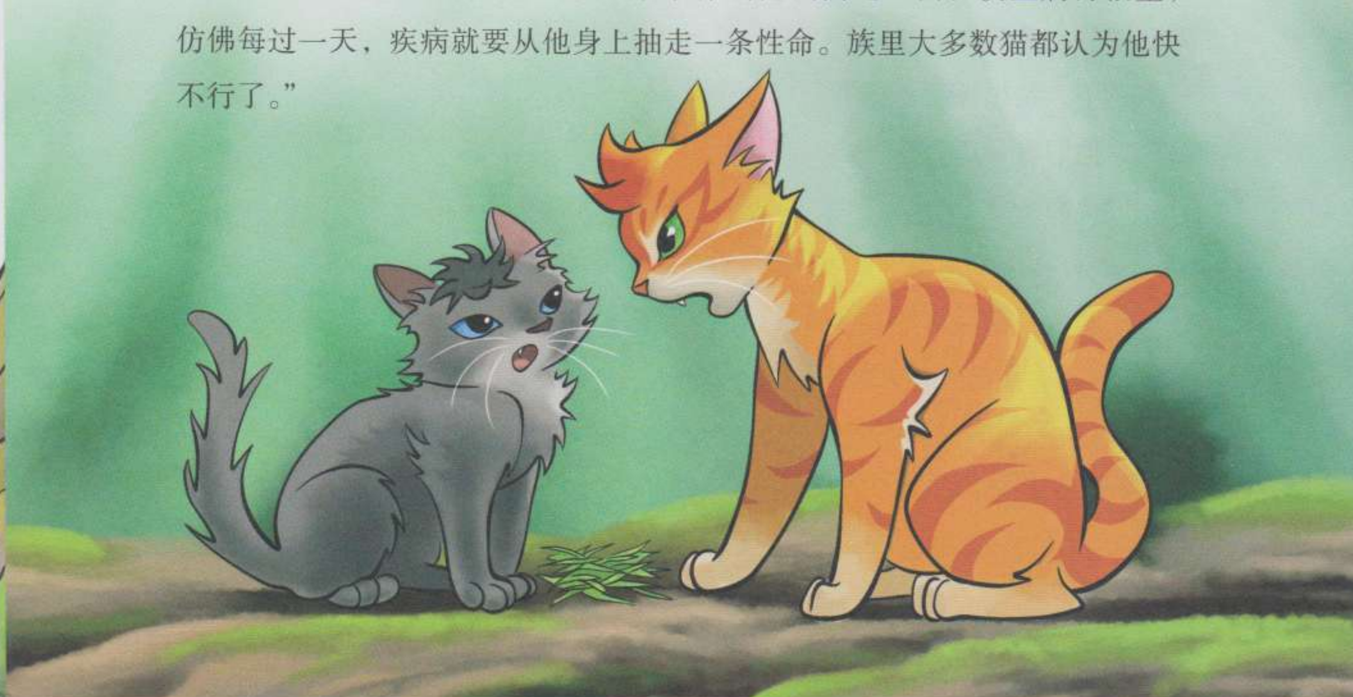
炭毛沮丧地摇晃着尾巴，说："他们病得很重，还不能回去。我也许能治好他们，但我并不是一名好的狩猎者。这几天，他们没有正经吃过饱饭。"

火心主动说："那我现在去给他们找些吃的，他们得有足够的气力才能回家。"

"但我们回到家后能怎么办？"树洞里传出白喉沙哑的声音。

火心回答不上来，但他不能让雷族冒被传染的风险。如果影族巡逻队进入雷族领地找寻他们丢失的武士怎么办？火心坚决地说："我让你们填饱肚子，然后你们必须离开。"

小云撑起身子，急得尖叫："求求你别把我们送回去！夜星病得很重，仿佛每过一天，疾病就要从他身上抽走一条性命。族里大多数猫都认为他快不行了。"



火心皱眉说：“他肯定还剩好几条性命。”

白喉叫道：“你没见他病得多重！族群里一片恐慌，他死后连个接班的猫都没有。”

火心问：“你们的副族长灰毛呢？”小云和白喉的目光转到了别处，没有回答他的问题。难道灰毛已经死了，要么就是年纪太大不能执掌影族了？灰毛和夜星一样，在断尾被赶走时都已是长老了。得知影族的悲惨情况，火心的同情心最终战胜了理智，他叹了口气，不情愿地说：“好吧，你们可以留下，等身体恢复后再回去。”

小云喘着气说：“谢谢你，火心。”他的眼里闪着感激的光芒。火心低头行礼。他知道，要让这些视荣誉为生命的武士承认自己依靠外族是多么困难啊。

他转身从炭毛身边走过，只听炭毛小声说：“谢谢你，火心。我知道你会理解我所做的这一切。”她的目光中充满了怜悯（mǐn），“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去。即……即使他们来自别的族群。”火心知道她心里想的是银溪——那只她没能救活的河族母猫。

他深情地舔了一下炭毛说：“你是一名真正的巫医，这就是黄牙收你为徒的原因。”

这片森林里的物产真是丰富，时间不长，火心便为那两名影族武士捉到了一只画眉鸟和一只兔子。他小心翼翼，避免踏入河族领地。不过，从河族领地里飘来的浓郁的猎物香味引得他直流口水。他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吃过水老鼠了。但他在太阳石边捉到的那只兔子倒也汁多肉嫩。那只画眉鸟更好捉了，它只顾从土里往外拔一只蜗牛，对悄悄接近的火心浑然不觉。

火心回到树洞时，炭毛正趴在洞外咀嚼（jǔ jué）浆果，将果汁挤入配制的药物中。火心担心被病菌传染，因此没有进洞，只将猎物推进洞内。

他看着炭毛，忽然感到一阵恐惧，她一定进洞好多次了。于是火心装作若无其事地问：“你没有不舒服吧？”

炭毛抬起头回答说：“我没事。我很高兴你发现了这两只猫，我真不想对族里隐瞒这件事。”

火心不自在地晃着尾巴说：“我想这件事只有我们两个知道就行了。”

炭毛眯缝起眼睛说：“你不打算告诉蓝星吗？”

火心迟疑着说：“严格说来我应该……”

炭毛接茬说：“但她仍对虎掌的事情念念不忘。”

火心叹了口气，说：“有时候我以为她好些了，但她随后又说些怪话或者……”火心说不下去了。

“黄牙说她要痊愈得花些时间。”炭毛说。

“这么说黄牙也注意到蓝星的异常了？”

炭毛遗憾地低声说：“老实说，我认为族里大部分的猫都注意到了。”

“他们怎么说？”火心有点儿害怕听到答案。

“她过去一直是位伟大的族长，他们只是在等她重振雄风。”炭毛的回答让火心感到宽慰了不少。大家的信念让他感动，而且他也应当相信大家的这个信念。蓝星一定能恢复过来。

他说：“你和我一起回去吗？”

“我得在这里把药物配制完。”说着，炭毛又衔起一枚浆果开始咀嚼。

火心转身离去，留下炭毛独自照顾影族的两只猫，心里觉得怪怪的。他不知道自己让他们留在雷族领地里这件事做得对不对。

来到雷族营地外，火心躲在一簇灌木下给自己来个彻头彻尾的大清洗。他苦着脸舔去身上残留的病猫的气味，真希望能去训练沙坑后的那条小溪漱口。不过那条小溪好多天前就已经干涸（hé）了。要想找到水，他得沿着小溪回到它的源头，也就是那条小河才行。他必须在大家对他的去向产生怀疑前回到营地，找寻灰条的事也只能改天再进行了。

他从金雀花通道进入营地，沙风立刻走过来问：“去狩猎了？”

“老实说，我去找灰条了。”火心决定承认事实的前半截。

沙风明显并不在意这件事，她说：“那你应该没有见到云爪喽？”

“他不在营地吗？”

“他今天早上睡醒爬起来就去狩猎了。”

火心知道她心里也存了个疑问——云爪又去两脚兽那里了。他说：“我该怎么办才好呢？”

沙风建议道：“我们为什么不一起去找他呢？如果我和他谈谈，也许他能听得进去。”

火心感激地点点头，说：“这值得一试。”

火心向松林奔去，沙风紧跟着，两只猫默不作声，一路疾行。松林里很安静，踩在松针上感觉柔软而凉爽。对火心来说，这条路和通往“四棵树”、太阳石的路一样熟悉。但沙风则谨慎得多，时不时地停下脚步嗅嗅空气，检查气味标记。他们走出松林进入翠绿的树林里，火心能感觉出沙风内心的焦虑，随即瞅了她一眼，发现她的肩膀绷得紧紧的。此时，两脚兽巢穴的线条轮廓已能看得见了。

沙风紧张地四下里乱瞅，小声说：“你能肯定云爪是从这里走的吗?”忽然传来狗的叫声，沙风的毛一下子竖立起来。

火心宽慰她说：“别担心，狗不会离开花园的。”他一边说着，一边为自己知道这些事情感到很不自在。在他刚刚加入雷族时，沙风一直瞧不起他的宠物猫出身，如今沙风已完全接受了他，将他看作一只丛林猫，因此火心很不情愿提醒沙风他们之间出身的不同。

沙风问：“难道两脚兽不会带着狗出来吗?”

火心承认道：“有时会，但我们能较早地发现征兆。两脚兽的狗从不在树林里匍匐（pú fú）前进，所以当你还没嗅到它们的气味时你就已经听见它们的声音了，况且它们身上散发出的臭味还很浓烈呢。”他希望用幽默使沙风放松些，但她还是那么紧张。

“走吧，这里有云爪的气味。”火心催促道，他的脸颊在一根荆条上蹭了蹭，“你来闻闻，这气味新鲜吗?”

沙风抻长脖子嗅了嗅那根荆条，说：“很新鲜。”

“这么说，我们应该能猜到他的去向喽。”火心走在灌木丛里，发觉这条气味踪迹并没有通向公主的花园，顿时放心了许多。他目前还不打算让沙风和他的宠物猫姐姐会面。自从他把云爪带入族群，大家都知道他去拜访姐姐了。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他和姐姐的情谊很深，而且他也不想让大家知道。最好大家都能相信，尽管他有个宠物猫姐姐，但他仍然对族群忠贞不贰。

两只猫走近云爪昨天爬过的那道围栏，火心忽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里除了云爪的气味，还有一股新的气味。这里的环境发生变化了。他带着沙风走到那株白蜡树前，两只猫动作轻盈地爬上树干躲进枝叶里。火心看见

沙风嗅空气时须子在颤抖。

火心朝两脚兽巢穴的窗户里望去，发现屋内没有亮光，而且空荡荡的。忽然，一扇门嘭地关上了，犹如平地惊雷，吓了火心一大跳。他开始感到担忧。

他全神戒备地从围栏上跳进花园，沙风紧张地问：“出什么事了？”

火心说：“事情有点儿不大对劲，巢穴里是空的。你待在这里，我过去瞧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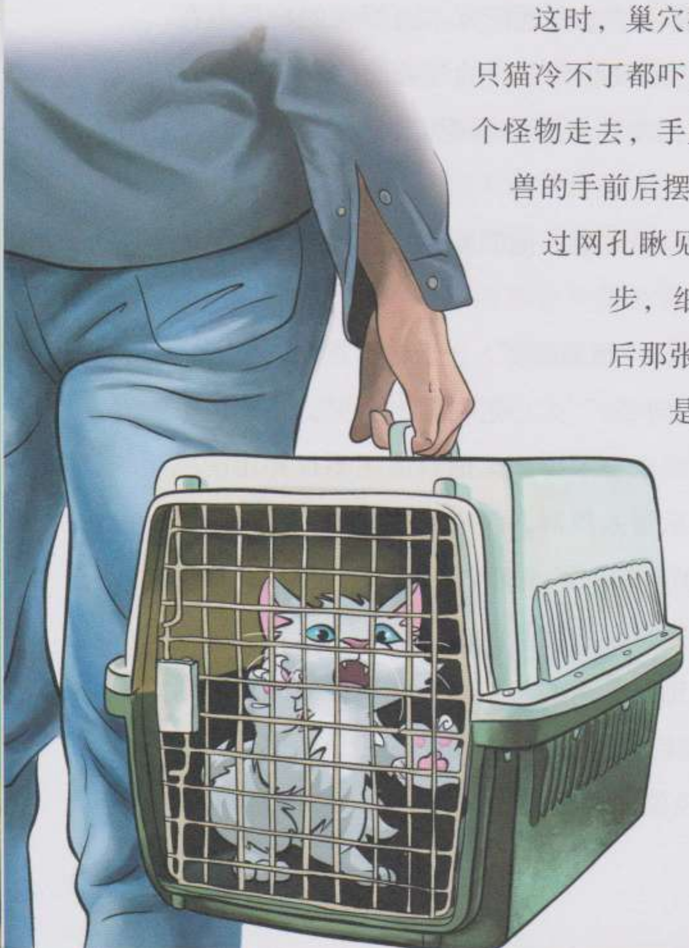
他伏低身子穿过花园，接近两脚兽的巢穴时，他听见身后响起脚步声，扭头一看，原来是沙风。只见她面容紧绷，但却露出决然的神色。火心冲她点点头，示意允许她跟来，然后又向巢穴的大门走去。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怪物发出了启动的轰鸣声。火心踏上围在巢穴外的小路沿着墙根走，他心惊胆战地走到巢穴阴暗的拐角处。

沙风气喘吁吁地站在他身边。火心悄声说：“你看。”只见雷鬼路上停着一个巨大的怪物，从怪物的肚子底下传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这时，巢穴拐角另一侧的门嘭的一下关住了，两只猫冷不丁都吓了一跳。火心看见一只两脚兽正向那个怪物走去，手里提着一个小盒子。小盒子随着两脚兽的手前后摆动，盒子的背面是网状结构。火心透过网孔瞅见盒子里有一团白毛。他向前走了几步，细看之下顿时如坠冰窟。他认得网孔后那张惊惧的面孔。

是云爪！



第三章　救命!

“救命！别让它们带走我！”怪物的轰鸣声中，火心听见云爪绝望的喊叫。

那只两脚兽没有注意到火心。它带着云爪爬进怪物里面，使劲把门关上。只见怪物屁股后面冒出一股难闻的烟雾，然后那个怪物便向前驶去。

“不！停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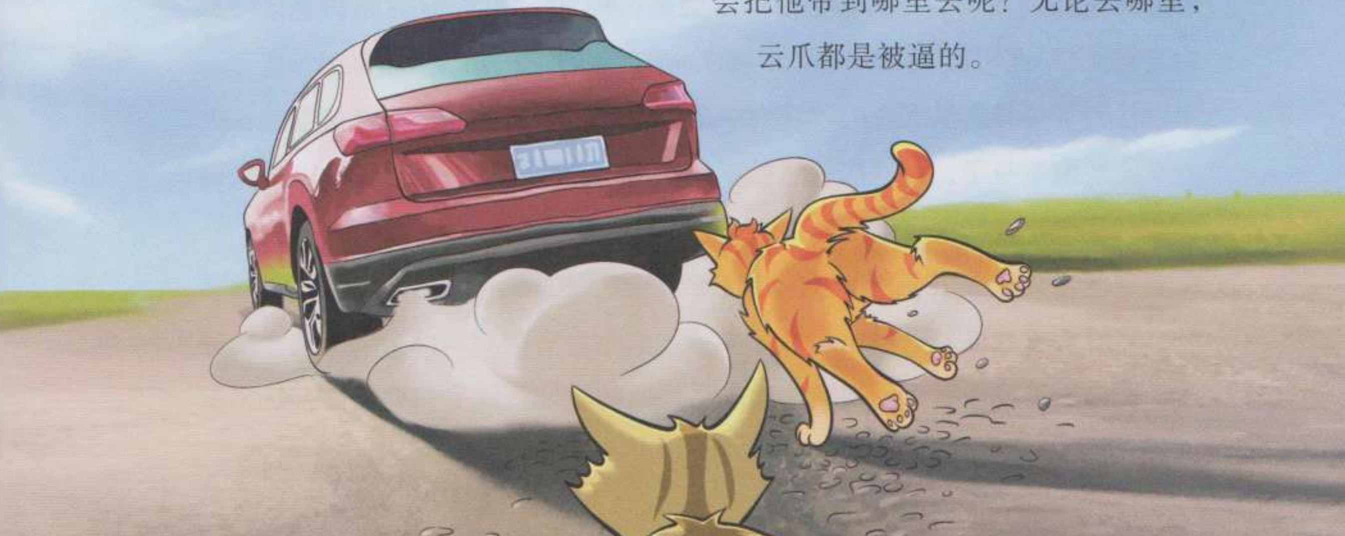
火心不理会沙风的喊叫，冲出去追赶怪物。锋利的小石子将他的爪垫都划烂了。但就算他使出吃奶的力气追赶，那个怪物仍然越来越远，拐了个弯，从火心视线里消失了。

火心越跑越慢，最后停下脚步，爪子火辣辣地疼，心扑通扑通地跳。沙风又喊道：“火心！快回来！”

火心绝望地瞅了一眼空荡荡的雷鬼路，回到沙风身边。沉重的打击之下，他对周遭的一切事物都麻木了，任由沙风带着他经过两脚兽的巢穴，穿越花园，爬过围栏，进入安全的丛林里。

两只猫走进树林，沙风立刻问：“火心！你没事吧？”

火心说不出话。他凝望着白花花的围栏，竭力想弄明白刚才看到的景象。两脚兽们偷走了云爪！云爪那副惊惧的面容不停地在他眼前闪现。它们会把他带到哪里去呢？无论去哪里，云爪都是被逼的。



沙风小声说：“你的爪子在流血。”

火心提起前爪翻过来看。他呆呆地看着滴血的爪子，沙风探出身子去舔他的伤口。伤口很痛，但火心没有往后缩爪子。一下一下的舔抚让火心感到十分安慰，唤起了他幼崽时的久远回忆。他渐渐定下神，阴着脸说：“他走了。”火心感觉心里空空的，心脏每跳动一下都如同重锤在击打胸口一般。

沙风说：“他会找到回家的路的。”火心看着她镇静的目光，心里渐渐升起一线希望。

沙风补充了一句：“那也得他愿意才行。”她的话仿佛一根尖刺扎进火心的心口，但她的眼睛里却充满了同情的神色。火心知道她说的是事实。沙风又说：“也许云爪去了那里会更快活呢。你不是希望他过得快乐吗？”

火心缓缓点了点头。

“那么走吧，我们回营地去。”沙风如释重负，火心则感到非常沮丧。

他分辩说：“你当然不必在乎这件事！你和族里其他猫都有血缘之亲。云爪是我唯一的亲戚，如今族里再也没有谁和我有那样密切的关系了。”

沙风似乎受到了伤害，生气地说：“你怎么能这样说话？你还有我啊！我一心想帮你，难道这对你全无意义吗？我以为我们的友谊对你很重要，但显然是我自作多情了！”她猛一转身，尾巴扫过火心的腿，然后狂奔而去。

火心看着她消失在树林中，不理解她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他的爪子还在疼，心里说不出的难过。他在树林中缓缓漫步。这里离公主家很近，他不知道该怎样向她提及云爪的事情。

除了悲痛，他还担心族群对这件事的反应。他能想象出当黑条发现自己的外甥又回到软弱的宠物猫生活中时会多么得意啊。“一日为宠物猫，终身为宠物猫！”这句长期以来讥讽火心的话居然也有它的道理。

松树下一只老鼠疾奔的沙沙声引起火心的注意。还得为族群找吃的。火心本能地俯下身子，但这次他感受不到任何狩猎的乐趣，他机械地追过去捉住老鼠，衔着它往营地走。

当他走到金雀花通道时，太阳已经落上了树梢。他停下脚步，调匀呼吸，然后衔着老鼠走进营地。

群猫吃过晚饭后，围在空地边享受彼此的舔梳。鼠毛一见到他，立刻走

了过来，火心怀疑她是不是一直在等他回来。鼠毛温和地说："你出去了很长时间。一切还好吧？"

火心尴尬地避开了她的目光。他觉得自己应当先将这件事告诉蓝星。

鼠毛继续说："你不在的时候，白风组织了夜班巡逻。"

火心结结巴巴地说："哦，好的，谢谢了。"鼠毛礼貌地低下头，转身而去。

火心看着她离开，暗暗对自己说，云爪的离去并不意味着他从此就是孤独的。虽然任命仪式出了岔子，但族里大多数猫似乎已经接受他当副族长了。火心只希望星族也能这么想，一想到这里，原先的那种恐惧又袭上了他的心头，令他心乱如麻。云爪的离去是不是意味着星族在通过夺去一位预备武士，来发出惩罚雷族的信号呢？还可能更坏，武士祖先们是不是在暗示宠物猫永远也不属于族群呢？

火心感觉四肢像灌满了铅一般沉重。他把猎物放进猎物堆里，向四周看了看。沙风正躺在奔风旁边，爪子中间摆放了一只麻雀。两只猫目光相接，沙风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知道应该去说声对不起，但眼下当务之急是把云爪的事情告诉蓝星。

火心走到族长巢穴外向内通禀，让他吃惊的是，回答他的竟然是白风的声音。他顶开苔藓走了进去，看见蓝星躺在她的窝里，正和白风相互舔梳。看来蓝星也像其他武士那样，喜欢找个可信的朋友来做伴了。火心看见她脸上露出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情，不忍心用这个坏消息打断她的兴头，心想待会儿再告诉她也不迟。

蓝星问："有什么事吗？"

火心结结巴巴地说："我……我只是想知道你饿不饿。"

蓝星迷惑不解地说："哦，谢谢你的好意，不过白风给我拿了些吃的东西。"她向地上那只吃剩一半的鸽子低了下头。

"嗯，很好，那我就不打搅你享用美餐了。"说着，还没等蓝星问他这一天都去哪儿了，他便急急忙忙退出巢穴。回到猎物堆前，他衔起早先捕到的那只老鼠向沙风和奔风躺着的地方走去。

奔风冲他打招呼说："嘿，快来，我还以为你吃不上晚饭了。"

火心本想回答得友好些，哪知话到嘴边竟成了粗鲁的一句：“忙了一天。”奔风瞅了瞅沙风，见她根本没理他们的副族长。火心看见奔风的须子微微颤动了几下。

火心小声对沙风说：“早先的事情对不起了。”

沙风没有抬头，嘟囔说：“那也没什么。”

火心说：“你一直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很抱歉让你觉得你在我的心目中无足轻重。”

“哦，嗯，下次说话的时候拜托从脑子里过一下。”

火心问：“我们还是朋友吗？”

沙风说：“我们一直都是啊。”

火心松了口气，挨着沙风趴下。奔风一言不发，但火心瞅见他的眼里蕴含着笑意。火心和沙风的关系显然已经引起了族里其他武士的注意。火心感到如芒刺背，他尴尬地向空地望去。

黑条正坐在学徒巢穴门口前和蜡爪说话。火心奇怪他不去和众武士进餐，却在那里和尘毛的学徒嘀咕什么。只见蜡爪摇了摇头，但黑条不停地对他说着什么，最后蜡爪低下头，穿过空地向火心他们走来。

火心的耳朵动了动。从黑条瞅蜡爪的眼神来看，一定有什么事要发生了。

蜡爪走到火心面前停下脚步，他浑身肌肉紧绷，尾巴紧张地摇晃着。

火心问：“有什么事不对吗？”

蜡爪说：“我想问问云爪在哪儿？他说他会在晚饭前回来的。”

火心瞥了眼空地那边的黑条，见他正饶有兴趣地望过来，火心生气地说：“告诉黑条，如果他想知道什么事，叫他自己来问我！”

蜡爪吓了一跳，结结巴巴地说：“我……我，对不起了。黑条告诉我……”他咬了咬牙，猛地抬起头说，“其实，不只黑条想知道，我也很担心。按照云爪的保证，他早该回来了。”他迟疑了一下，移开目光，接着说：“不管云爪做了什么，他可一向说话算数啊。”

火心很是惊讶，他从没想到云爪在学徒中间竟有这么高的威信，学徒们竟然像尊重武士那样尊重云爪。但是，蜡爪说的“不管云爪做了什么”又是什么意思呢？

第四章　云爪的离开

蜡爪问：“云爪没事吧？”火心一边眨着眼睛，一边寻思适当的措辞来解释云爪的失踪。最后他小声说：“我想云爪已经离开族群了。”现在隐瞒事实已毫无意义。

蜡爪惊得目瞪口呆，他迷惘地说：“离开？但是他……他告诉过我，我的意思是，我没想到他竟会留在那里。”

奔风猛地坐起身问：“留在哪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蜡爪歉疚地看着火心，知道自己泄露了朋友的秘密。

火心温和地说：“回去吃晚饭吧。你可以告诉黑条，就说云爪回到他的宠物猫生活中去了。现在没有什么可保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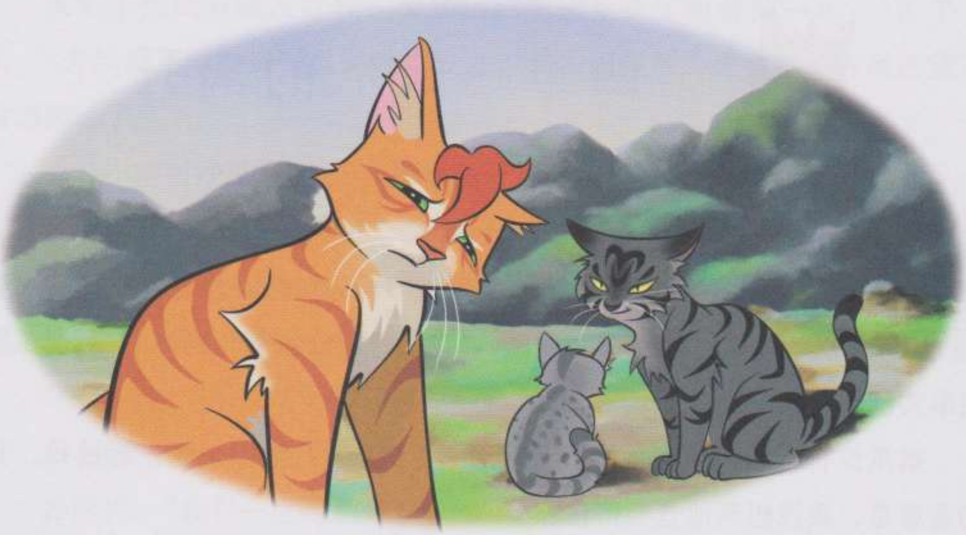
蜡爪悲伤地说：“我只是不敢相信他真的离开了。我真的很想他。”说完，他转过身，迈着沉重的步伐回到学徒巢穴。黑条犹如一只饥饿的猫头鹰般坐在那里等他的消息。天黑以前，这条消息将会传遍整个营地。

奔风转头问火心：“云爪去哪儿了？”

火心回答：“他和两脚兽一起走了。”这句话的每一个字他都说得掷（zhì）地有声。他的耳朵里仿佛又响起云爪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但火心知道这并不能作为替他那个不争气的学徒开脱的理由，大家都将明白，云爪之所以变得肥胖，全是因为吃了两脚兽的食物。在这种情况下，他如何能使大家相信云爪是被两脚兽强行带走的呢？

奔风皱眉说：“黑条听了这个消息一定很开心。”

只见黑条一边弯着脖子倾听蜡爪带回来的消息，一边朝会场这边望过来，眼睛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他听完蜡爪的汇报后，高兴地朝长尾和小耳走去。云爪失踪的消息如同藤蔓（wàn）一般迅速在营地里蔓延开来。小耳走进长老巢穴，把这个消息告诉其他长老。长尾则向育婴室走去。就如火心所害怕的那样，黑条要让营地里的每只猫都知道，火心的外甥逃回到他的宠



物猫老家了。

沙风怒气冲冲地问：“你不打算做点儿什么吗？就任由黑条在那里乱嚼舌头吗？”

火心摇了摇头，悲伤地说：“事实如此，我能怎么办？”

沙风生气地说：“你可以对大家说这件事！把事情发生的经过原原本本告诉大家。”

火心分辩说：“自从云爪接受宠物猫食物的那一刻起，他便放弃族群生活了。”

沙风催促道：“嗯，那你至少该告诉蓝星吧。”

只听奔风喃喃说：“太晚了。”

火心顺着他的目光看去，看见黑条正朝蓝星的巢穴走去。就在蓝星最需要安静的时候，黑条要去打扰她的清静了。黑条这种只顾自己开心的做法让火心十分愤怒，但他更生云爪的气。

沙风柔声说：“别想了，也许你该吃点儿东西了。”但火心现在一点儿胃口都没有。他只能眼巴巴地望着空地，承受众猫投来的一道道目光——有的是焦虑，有的则仅仅是好奇——他们显然都知道云爪的事了。

奔风的尾巴扫了一下火心的腿，他说：“你看那边。”

只见黑条趾高气扬地向他们走来。他大声对火心说：“蓝星想见你。”火心暗暗叹了口气，站起身向蓝星的巢穴走去。

他忧心忡忡地站在巢穴门口，一时间犹豫不决。看来蓝星定然要将云爪的离去看成是雷族猫的又一次背叛了。蓝星会不会也怀疑火心呢？说到底，他是云爪的亲戚啊。

蓝星喊道："进来吧，火心！我知道你在外面晃悠！"

火心顶开苔藓走了进去。蓝星蜷（quán）缩在她的窝里，白风卧在她身边，目光里充满了好奇。火心竖起耳朵，竭力不让耳朵颤抖，以掩饰内心的紧张。

蓝星说："看来，你刚才进来问我饿不饿其实是另有所图喽！"她半带玩笑的口气一下子攻破了火心的心理防线。只听蓝星继续说："就算你认为我快要死了，你也只会借着送食物的由头进来看看。一个流言在营地里传了个遍，最后才传到我这里！"

火心不敢相信，她听了云爪的事后竟然还如此镇静。他结结巴巴地说："对……对不起。我本来要告诉你的，但你看起来很……很平静。我不想搅坏你的情绪。"

蓝星轻轻点了一下头，说："这件事确实让我感到不快，但我可不是蛛丝做的。"她的目光渐渐严肃起来，继续说，"我还是你们的族长，我需要知道族里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火心回答说："是，蓝星。"

"好了，黑条告诉我说云爪和两脚兽一起走了。你知道这件事的经过吗？"

火心点了点头，接着补充说："但我也是最近才得知的。我是昨天才发现他去两脚兽的巢穴里找吃的。"

蓝星喃喃说："而你觉得自己能处理好这件事。"

"是的。"火心瞅了眼白风，看见他一言不发、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

蓝星提醒道："你不可能知道一只猫心里想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云爪心里向往宠物猫的生活，那么就连星族也不能扭转他的心意。"

火心说："我知道，但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他并不想在大家面前为云爪进行开脱，但他想让蓝星知道事情的完整经过。这是为了云爪呢，还是为了他自己，连他也分不清楚。他说："云爪是被两脚兽强行带走的。"

白风问："带走的？你为什么那样说？"

火心解释道：“我看见他被装进一个怪物里。他哭着喊救命，我跑去追赶，但却徒劳无功。”

蓝星眯缝起眼睛，提醒他说：“但云爪从两脚兽那里取得食物已经有一段时日了。”

火心承认道：“是的。我昨天和他谈过这件事，我不能确定他是否真的想去过宠物猫生活，他似乎仍然认为自己是一只族群猫。”火心不安地咽了口唾沫，继续说：“我想云爪还没有意识到，他犯的错误究竟有多严重。”

蓝星问：“你敢肯定他就是雷族需要的那种武士吗？”

火心垂下头，为自己的学徒感到羞愧，他知道蓝星的话说得有道理。他平静地说：“我以为他想当一只族群猫，即使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我能看得出来。”

蓝星温和地说：“火心，雷族需要你这样忠诚、勇敢的猫。如果云爪离开了，那么这也许是星族的意愿。虽然他不是在丛林中出生的，但他是我们中的一员，我们的祖先也在关注着他。别太伤心了，无论他走到哪里，星族都会让他在那里找寻到幸福的。”

火心缓缓抬头看着他的老师，说：“谢谢你，蓝星。”他也想相信星族会保佑云爪，那样的话，云爪的离去既不是星族对雷族的惩罚，也不是星族对宠物猫的否定。他很难完全说服自己，但他十分感激蓝星的同情，而且，蓝星并没有从这件事里得出什么晦暗的结论，这让火心感到大为放心。

那一夜火心又做了个梦。梦里的夜空非常清澈，他飘出丛林飞升到漫天的繁星当中。他向“四棵树”飞去，最后落在巨岩上。火心能感觉到脚下的巨岩拥有着经历无数岁月后所凝结的力量，也能感觉到它的冰冷。他的爪子上划出的伤口仍在隐隐作痛。忽然，他感觉到斑叶向他走来，一想到斑叶并没有抛弃他，而是如同旧梦里一样出现在他面前时，他便感到无比轻松畅快。

“火心。”他的耳边响起那个熟悉的声音。他猛地转身，但印象中那个在月光下闪闪发光的玳瑁色身影并没有出现在他的身后。

他痛苦地喊叫：“斑叶，你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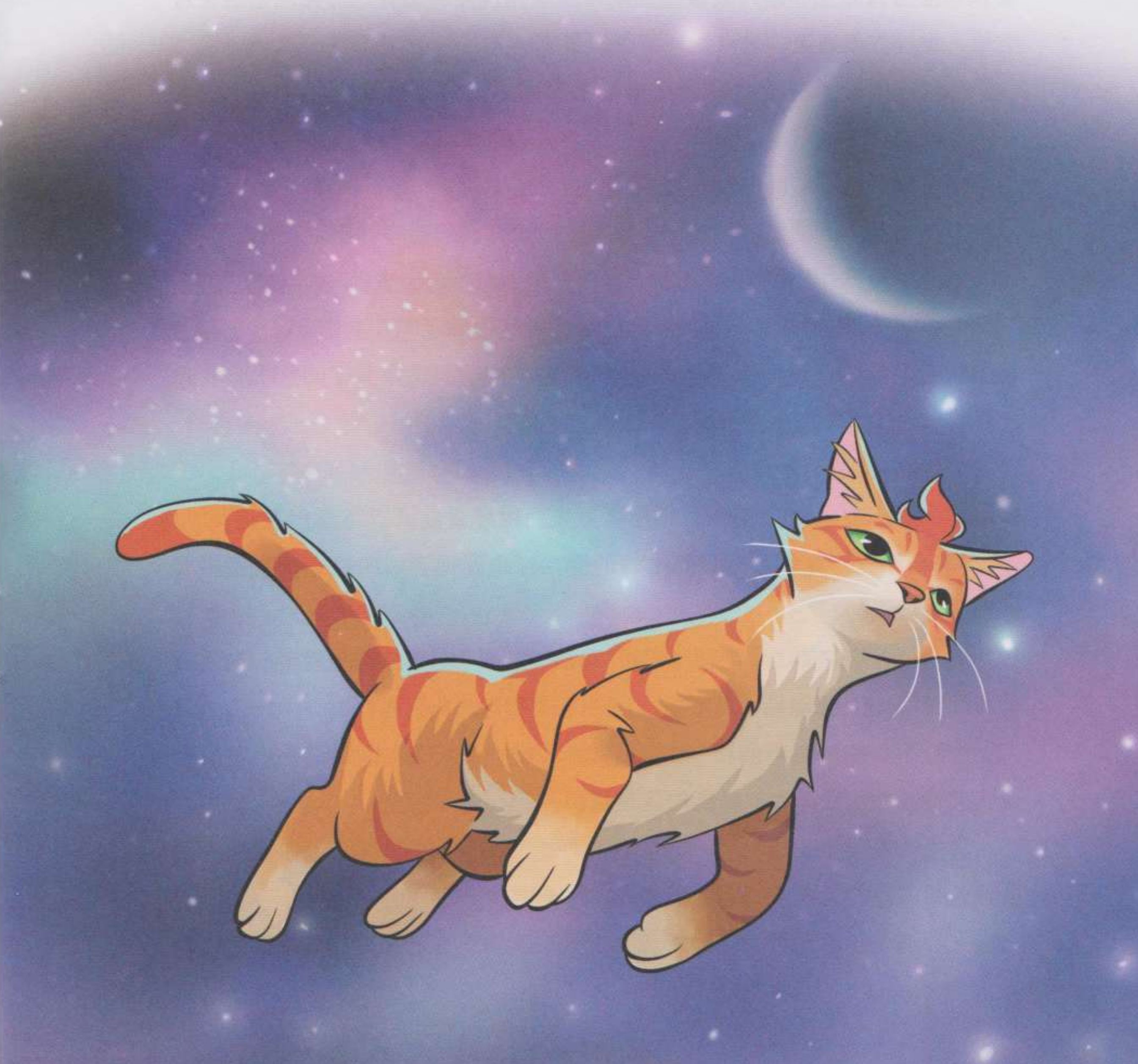
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火心，别以为你的仇敌睡着了，要当心啊。”

火心焦急地问：“这话什么意思？什么仇敌？”

“要当心啊！”

火心睁开双眼，猛地抬起头。巢穴里仍然一团漆黑，他能听见其他猫发出的均匀的呼吸声。他撑起身子，摇摇晃晃地向巢穴门口走去。经过黑条身边时，他发现黑条虽然闭着眼睛，但耳朵却竖了起来。

“别以为你的仇敌睡着了，要当心啊。”警告声又在火心的脑海中响起。他晃了晃脑袋，不去想这件事。斑叶不需要提醒他注意黑条。火心很清楚，虽然黑条总和自己过不去，但他对雷族忠心耿耿。斑叶也许在警告他别的事



情，一些怕他想不到的事情。

会场上月光如水，凉风习习。火心坐在空地边缘，遥望天上的繁星。斑叶是在担心自己吗？他仔细回想，最近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从脑海中闪过——蓝星的痊愈，云爪的离去，两只生病的影族猫。想到这里，他觉得尾巴根部仿佛被跳蚤咬了一下，心里猛地一惊。斑叶曾经是名巫医，她可能知道那种病原本就是不治之症。也许她是在警告自己，疾病已经在雷族营地内传播开了。

蝙蝠群在树林上空来回飞翔，看着它们无声扇动的翅膀，火心感到更加紧张。他怎么能允许影族猫留在雷族领地里呢？他跳起身，悄无声息地穿过空地，走过香薇通道，进入黄牙的巫医巢穴。

他气喘吁吁地停下脚步。巫医巢穴深处传出黄牙粗重的鼾（hān）声，而炭毛轻柔的呼吸声则从角落里传过来。火心走过去低声喊：“炭毛！”

炭毛睡意正浓，说：“火心，是你吗？”

火心又低声唤道：“炭毛。”他加大声音，这回炭毛睁开了眼睛。

她斜眼瞅了一下火心，然后翻过身趴在地上，抬起头皱眉问：“什么事？”

火心问：“你能肯定那两只影族猫的病确实治好了吗？”

炭毛迷惘（wǎng）地眨眨眼睛，说：“你叫醒我就是为了问这个？我昨天告诉过你了，他们正在好转。”

“但他们还是生着病。”

炭毛承认道：“哦，是的，但不像原先病得那么重了。”

“那么你呢？你自己有没有生病的征兆？来找你看病的猫有没有发热或者哪儿不舒服的？”

炭毛打着哈欠伸了个懒腰，说：“我很好。那两只影族猫也没事。雷族猫也都没事。”她疲倦地晃了晃脑袋，“所有猫都很好！你到底在担心什么？”

火心不自在地解释道：“我做了个梦，梦里，斑叶告诉我说要当心一个表面上睡着的仇敌。我想她指的就是疾病了。”

炭毛的鼻子里发出嗤的一声，说：“那个梦很可能是在警告你别吵醒累了一天的可怜的老炭毛，或者要你当心须子别被扯到了！”

火心这才注意到炭毛一脸疲惫的样子。她最近一定比往常忙得多，一边

要履行族群里的职责，一边还要抽时间照顾小云和白喉。火心忙说：“对不起，但影族的那两只猫必须离开。”

炭毛一下子睁大了眼睛，说：“你说过他们可以留在这里直到病好为止的。就因为这个梦你便改变主意了吗？”

火心回答说：“斑叶以前说过的话句句应验，我不能冒这个风险。”

炭毛默默凝视着他，过了好一会儿才说：“让我同他们说吧。”

火心点了点头，坚持说：“但你必须明天就去。”

炭毛将下巴枕在前爪上，承诺道：“我会告诉他们的。但如果你的梦错了怎么办？如果影族真如他们所说的那样瘟疫流行，你可能就是在把他们往绝路上赶。”

火心也感到左右为难，但他知道自己必须保护族群。于是他建议道：“你不能把药物的配方告诉他们吗？”

炭毛点了点头。

火心继续说：“这就行了。你把药方告诉他们，他们就能给自己治病了，也许还能帮助他们族里的同胞们呢。炭毛，我必须听斑叶的。”忽然一股悲伤之情涌上心头，他哽住了喉咙。

“在你的心里，你仍然认为她还活着。”炭毛小声说着，闭上了眼睛，“你为什么不让她和星族一起安息呢？我知道你对她的感情很特殊。”

火心不服气地说：“想念斑叶有什么错吗？”

“但是当你不停地梦见她的时候，有另外一只猫——一只活着的猫——就在你的鼻子底下，那才是你该留意的。你没有注意到吗？”

“注意到什么？”

炭毛睁开眼睛，抬起头说：“火心，族里每一只猫都看得出来，沙风非常喜欢你！”

火心的脸刷地红了，他嗫嚅着替自己分辩，但炭毛没有理他，小声说：“好了，你走吧，让我休息一会儿。”说完炭毛又将下巴枕在前爪上，“明天我就去让小云和白喉离开，我发誓。”

火心走出香薇通道，心里乱成了一团。他忽然想起沙风舔他爪子上的伤口时，她那双浅绿色的眼睛里闪动着柔情似水的光芒。

第五章　老友重逢

接下来的几天，小河位于雷族领地的部分不断地蒸腾减少，几乎退到了太阳石远侧的河族边界。

一只眼嘟囔说：“我还从没见过这种鬼夏天，森林里干燥得就像幼崽的铺垫。”

火心凝望着万里无云的天空，暗暗向星族祈祷让雨快点儿下来。由于附近的水源干涸，雷族猫饮水时越来越接近炭毛藏匿那两只影族病猫的地方，火心不希望任何巡逻队在那里接触到残留的病原。而另一方面，由于这场旱情，他也无暇再为云爪现在的生活担忧了。

午班巡逻队回来了，霜毛开始组织长老和猫后们去河边饮水。大伙儿在空地边的狭小阴凉地里集合。

小耳抱怨道：“星族为什么现在降临这场旱情？”火心用眼角的余光看见小耳正朝他这个方向瞅过来。他想起小耳曾经警告说他的副族长任命仪式坏了规矩，顿时打了个寒战。

一只眼声音沙哑着说：“让我心烦意乱的不是这场旱情，而是住在森林外面的两脚兽们。以前周围从没有这么多噼啪撞击的声音，现在猎物们吓得四散奔逃，我们的气味标记也都被它们的臭味给毁掉了。下场大雨也许能把它们全都吓跑。”

斑尾说：“嗯，我担心柳带。去河边往返的路太远，而她又不愿离开幼崽们太久。但是，如果喝不到水，她就没有奶水，她的孩子们就要挨饿。”

团毛说：“金花也是这种情况。我们可不可以把苔藓浸满水然后带回来，她们或许能从苔藓里舔到水喝呢？”

火心说：“这个主意太棒了。”他奇怪为什么自己就想不出来呢？也许他一直在回避育婴室——尤其是某只幼崽——的问题吧。“你今天能带些回来吗？”

斑尾点了点头。

火心感激地冲她眨了眨眼睛，说："谢谢你。"他不由得想到，如果云爪还在，他会多么热情地帮助这些长老啊。云爪和这些长老关系一向非常亲密，晚上听他们讲故事，还分享他们的美食。火心越想越伤心，这些长老似乎对云爪的离去根本不在意。难道自己是唯一相信云爪能够适应丛林生活的猫吗？他生气地抖了抖耳朵。也许蓝星说得没错，小云爪做出离开的决定是正确的。不过，火心对云爪的惦念越来越强烈。

沙风和蕨毛执行完午班巡逻任务后正躺在荨麻丛边的阴凉地里休息，火心看见后，召唤他们。两只猫听见召唤立刻跳起身走了过来。

火心说："你们能护送小耳和其他几名长老吗？我不知道他们要走多远才能到河边，如果误入河族的领地，他们需要帮助。"他顿了顿又说，"我知道你们很累，但其他猫都外出训练了，而我得留在这里和白风一起守卫营地。"

蕨毛说："没问题。"

沙风凝视着他说："我不累，火心。"

火心想起几天前炭毛对他说的话，顿时面红耳赤起来。他扭捏地说："哦，太好了。"说完，他拘谨地低下头去舔自己胸前的毛，当他注意到蕨毛在掩嘴偷笑时，更加羞得无地自容了。

直到群猫消失在金雀花通道里，空地上只剩下他自己时，火心脸上的红晕才渐渐消退。

他听着那些幼崽的叫声，不由得想起，如果他们的妈妈再喝不到水的话，不知道他们会饿成什么样子呢。他希望那条河水不要消退得太远，同时，他眼前浮现出一幅景象：由长老和猫后们组成的队伍缓慢地在灌木丛里行进，沙风走在队伍旁边，她那姜黄色的毛在翠绿的枝叶衬托下格外显眼。忽然，他猛地一惊，想起了那两只影族病猫。

如果炭毛并没有将他们送走，他们仍然躲藏在那里怎么办？

火心心里一寒。他急忙向巫医巢穴奔去，就在香薇通道的入口处，和一瘸一拐正往外走的炭毛撞了个满怀。

炭毛笑骂说："你在搞什么鬼啊？"接着，她看见火心一脸严肃的样子，随即止住了笑容。

火心焦急地问："你告诉小云和白喉让他们必须离开了吗？"

炭毛不耐烦地说：“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你肯定他们离开了吗？”

炭毛生气地看着他：“他们向我保证当晚就会离开。”

火心的毛由于担心而竖立起来，他急忙追问道：“那有没有留下疾病的气味啊？”

炭毛不客气地说：“听着！我对他们说让他们离开，而他们也答应了。我没有时间去管这些事。还有许多浆果等着我去采摘，如果耽误了时间，那些鸟会把浆果都吃光的。如果你信不过我，为什么不自己去查看呢？”

这时，巫医巢穴里传出一声低吼：“你在那里瞎唠叨些什么，赶快采浆果去！”

炭毛回头喊道：“对不起，黄牙，我在和火心说话。”她责怪地看了火心一眼，只听黄牙的声音又传来了。

“哼，叫他别浪费你的时间，有什么事让他对我说！”

炭毛扑哧一声乐了。火心不好意思地说：“耽误你这么长时间，对不起了，炭毛。我不是信不过你，只不过我……”

炭毛对他说：“只不过你是只杞人忧天的老猫罢了。”说着，她深情地撞了一下火心的肩膀，“如果放心不下，你就自己去树洞那里检查一下吧。”随后她和火心擦肩而过，一瘸一拐地向营门口走去。

炭毛说得没错，火心知道除非他亲眼看见树洞那里没有影族病猫和残留的病原，否则他是不会安心的，但他现在却苦于无法离开。营地里只有他和白风两名武士留守。他既沮丧又焦急，只觉得浑身上下都在发痒。

白风走过来问：“你还没有决定派谁执行夜班巡逻吗？”

“我想让奔风带着刺爪和鼠毛去。”

白风说：“好主意。”他有些心不在焉，不用说肯定是有心事。接着他问：“能让亮爪参加明天的早班巡逻吗？多历练历练对她有好处。我……我最近一直没怎么带她出去训练。”说着，他的耳朵忽然抽动了一下。火心顿时感到有些不安，他知道白风和蓝星待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长了，他怀疑白风在担心蓝星会做出什么异常举动来，而这也是他长时间以来一直担心的事情。同时，他又感到心里有种放松的感觉，因为族里终于有另外一只猫——

还是一名德高望重的资深武士——来分担他的烦心事了。但他又为自己的这种想法感到有些惭愧。

火心点头说：“当然可以了。”

白风挨着火心坐下来，向周围瞅了瞅说：“今天下午可真清静。”

“沙风和蕨毛护送长老和猫后们去河边饮水了，团毛说带些浸水的苔藓回来给柳带和金花解渴。”

白风点了点头，说：“或许他们也能给蓝星带回来一些。她似乎不愿到营地外面去。”接着，他压低嗓门儿说：“她每天早上都从树叶上舔露水解渴，但这大热天的，她需要喝更多的水才是。”

火心顿时感到心头升起一种新的忧虑：“前几天我看她好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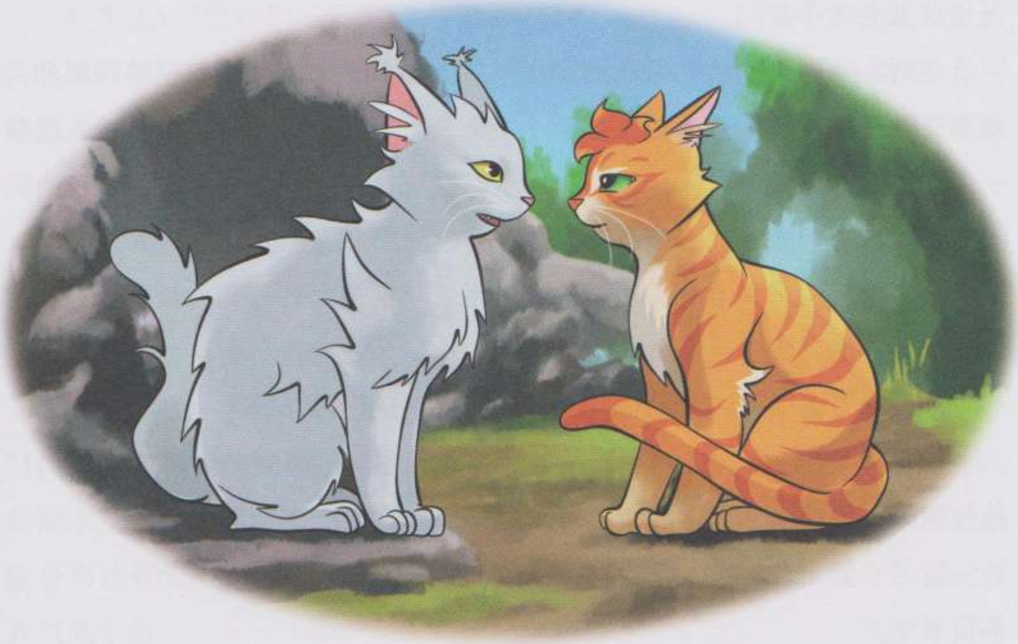
白风宽慰他说：“她确实一直在好转，不过仍……”说到这里，他闭住了嘴巴。不过就算他不把话说透，火心也能从他的脸上看到他心里的担忧。

火心小声说：“我明白，他们回来后，我让团毛给她送去一些苔藓。”

白风眯缝起眼睛，平静地说：“谢谢你，你干得很好。”

火心坐起身子问：“此话怎讲？”

“当副族长呗。我知道这活儿不轻松，蓝星这个样子，再加上天旱。不



过，我认为族里没有哪只猫会认为蓝星让你做副族长是个错误的决定。”

火心默想：恐怕黑条、尘毛，还有一些长老不这样想吧。随即他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他感激地冲白风眨了眨眼睛，说：“过奖了，白风。”在他的心目中，白风的意见和蓝星的一样宝贵，现在得知白风对他的评价竟然如此之高，他感到十分高兴。

白风继续说：“还有，我为云爪的事情感到遗憾。你心里一定非常难过，他毕竟是你的外甥啊。族里的猫彼此间血缘关系密切，他们很难想象到这种关系的珍贵。”

白风的通情达理让火心感慨万分，他迟疑着说：“嗯，是的，我确实很想念他，不光因为他是我的外甥。我真的相信他最终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武士。”他移开目光，等着听白风的不同意见，哪知白风却点了点头。

白风说：“他是一名优秀的狩猎者，是其他学徒的好伙伴。但也许星族为他安排了别的命运。我不是巫医，不能像黄牙、炭毛那样看懂星辰后隐藏的真意，但我对我们的武士祖先抱有坚定的信念，不论祖先们将我们族群指向何方，我的信念都不会有丝毫动摇。”

火心心想：正是这种信念，使你成了一名道德高尚的武士。他越想越敬佩白风对族群的忠诚。如果云爪能有一星半点儿白风的这种感悟，今天的状况也许就会大不相同。

这时，营地外面传来杂乱的脚步声。火心急忙冲出营门。只见斑尾和其他猫正顺着沟沿连滚带爬地下来，一个个灰头土脸。他们的毛竖立着，眼睛一个比一个睁得大。

斑尾滚到沟底，气喘吁吁地说：“两脚兽！”

火心抬头望去，看见蕨毛和沙风正帮着年纪最大的那几名长老在石块之间艰难地爬上爬下。

沙风冲下面喊道：“没事了，我们把它们甩掉了。”

他们安全回到沟底后，蕨毛解释说：“有一群年幼的两脚兽追赶我们！”他惊魂未定，声音都变得沙哑了。

忽然，猫群中不知谁发出了一声惨叫，火心吓了一跳，急忙问：“你们都没事吧？”

沙风扫了一眼群猫，向他点了点头。

“很好。”火心深吸口气，定了定神，“两脚兽在哪里？在河边吗？”

沙风回答：“我们还没有到达太阳石。”她缓过了气，声音平静了许多，只听她愤愤地说：“它们在丛林里不守规矩，没有走两脚兽们往常走的路。”

火心竭力保持镇定。两脚兽们很少走进丛林深处的。他大声说：“我们等天黑后再去取水。”

一只眼胆怯（qiè）地问：“你认为那时它们走了吗？”

“它们为什么还待在那里？”虽然火心也是满腹疑虑，但他尽量使语气显得很肯定。谁能预料到两脚兽们可能做什么呢？

斑尾烦躁地说：“但柳带和金花怎么办？天黑前她们就得喝上水。”

沙风自告奋勇说：“我去取些回来。”

火心说：“不，还是我去吧。”这倒是个绝佳的机会，他可以趁着给柳带取水，顺便亲自去老橡树那边查看一下那两只影族猫是不是还待在树洞里，还有，看看那里有没有残留的病原。他冲沙风点了点头说：“我需要你去沟上放哨，留心两脚兽们闯过来。”一只眼焦急地说：“说不定它们现在还没有回去呢。”火心安慰他说：“有沙风放哨，大家不会有事的。”说完，他充满信心地看着沙风的眼睛。

蕨毛说：“我和你一起去吧。”

火心摇了摇头。他必须孤身前往，免得别的猫发现炭毛干下的蠢事。他对蕨毛说：“你和白风留下镇守营地，还有，我想让你把刚才在森林里的所见所闻向蓝星汇报。我会尽可能多带些苔藓回来。其余各位等天黑后再行动。”

火心和沙风爬上沟沿，他们小心翼翼地嗅了嗅空气。这里没有两脚兽的气味。

火心正要离去，只听沙风轻声叮嘱说：“多加小心啊。”

火心舔了一下她的脑门儿，柔声说：“我会的。”

两只猫相互凝视良久，然后火心转身谨慎地爬入丛林。他一路拣最浓密的灌木丛走，耳朵竖起，嘴巴半张，绷紧每一根神经，时刻留意两脚兽的迹象。当接近太阳石时，他嗅到从两脚兽们的身上散发出的特殊气味。不过现在气味很淡。

火心转而穿越树林向河岸边走去。他时刻留心河族的巡逻队，期盼能看见老朋友灰条。不过附近连猫的影子都没有。这样一来，火心就可以大胆地去河边取水了。但是当务之急是先去老橡树的树洞里查看一番。

他沿着边界行走，遇到每一棵树，都留下些气味以巩固两族边界，即使这里靠近河流，树木也失去了往日的青翠，树叶都枯萎了。不一会儿，火心便看见那株盘根错节的老橡树。他向那两只影族猫住的树洞走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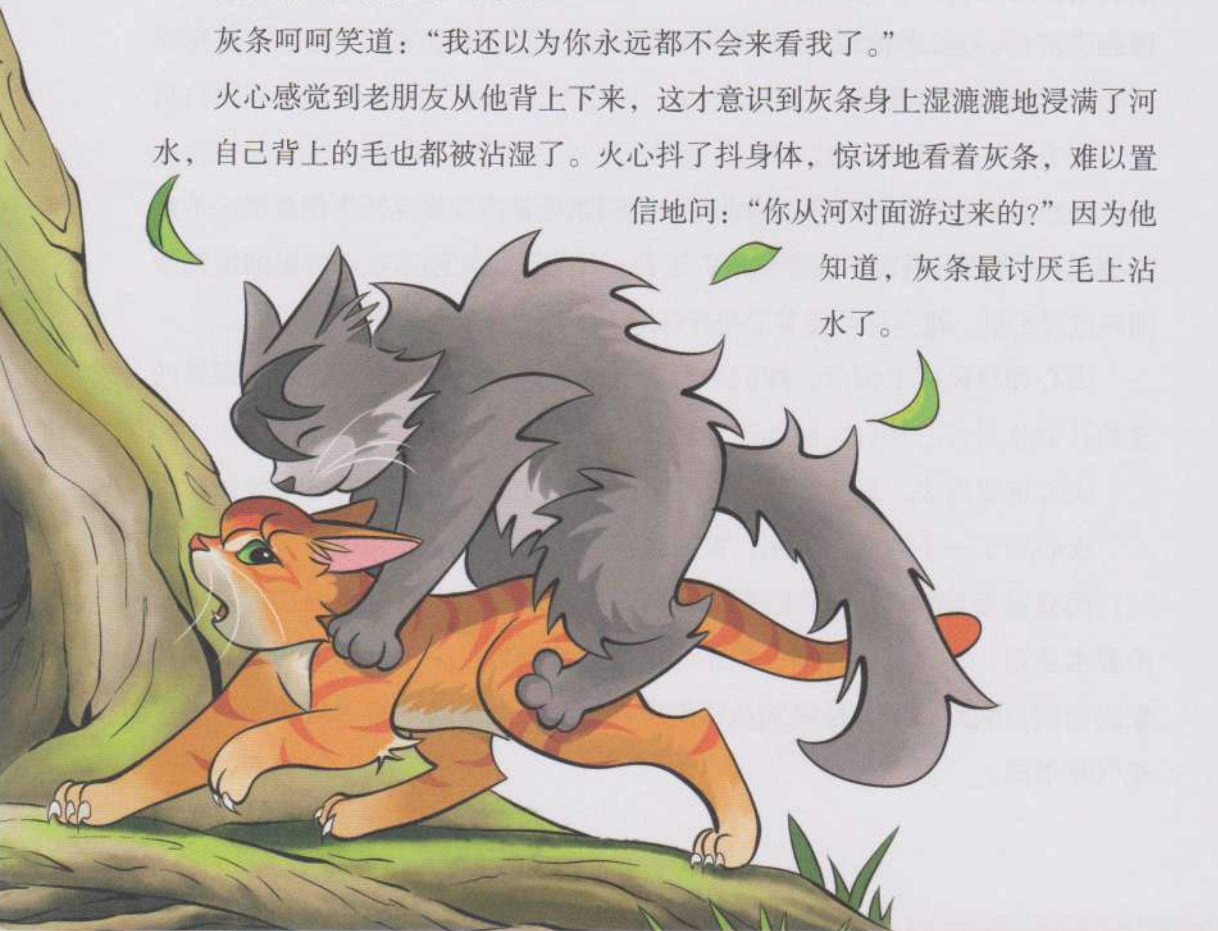
他深吸了口气，空气中已经没有疾病的气味了。他松了口气，决定进洞里看个究竟，然后再去取水。他走上前，眼睛死死盯着洞口，然后伏下身子，小心翼翼地将头伸进洞内。

忽然，一个重物落在他的背上，接着身体两侧也被紧紧抱住。他吓得惊声尖叫，疯狂地扭动身体，想把袭击者甩掉。但那个家伙牢牢地骑在他的背上。火心硬着头皮等待惨遭重创，但抱紧他的四肢既宽大又柔软，利爪也没有伸出来。接着，一股熟悉的气味扑鼻而来。虽然那股气味被河族的气味掩盖了，但火心仍然一下子认了出来。

他狂喜之下喊道：“灰条！”

灰条呵呵笑道：“我还以为你永远都不会来看我了。”

火心感觉到老朋友从他背上下来，这才意识到灰条身上湿漉漉地浸满了河水，自己背上的毛也都被沾湿了。火心抖了抖身体，惊讶地看着灰条，难以置信地问：“你从河对面游过来的？”因为他知道，灰条最讨厌毛上沾水了。



灰条抖了抖身体，水滴纷纷飞溅出去。若在以前，他的长毛沾水之后就会像苔藓一样黏成一团，但如今却是柔顺光滑。灰条说：“游水要比走到下游踩着石头过河节省很多时间，而且，我的毛似乎也不怎么沾水了。我想这是吃鱼的一个好处吧。”

火心苦着脸说：“我觉得吃鱼也就这一个好处。”他想象不出，鱼的腥味怎比得上森林里猎物的鲜美味道。

灰条说：“吃习惯后也就不那么难吃了。”他热情地冲火心眨眨眼睛说，“你看上去气色不错嘛。”

火心高兴地说：“你也一样。”

“大家都还好吧？尘毛还是总跟你过不去吗？蓝星还好吧？”

“尘毛还好啦。”火心说着顿了顿，“蓝星……”他不知道该向他的老朋友告诉多少雷族族长的事情。

灰条眯缝起眼睛问：“出什么事了？”

火心意识到灰条对自己十分了解，自己的反应根本逃不过他的眼睛。他拘谨地竖起耳朵。

“蓝星不会有事吧？”灰条的语气里充满了关切。

火心急忙宽慰他：“她很好。”同时卸下了心理负担——既然灰条已经察觉到自己对蓝星的担忧，那么对这位老朋友也就没什么可顾虑的了。于是他说：“不过，她最近有些异常，不大像过去的作风。自从虎掌……”说到这里，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灰条皱起眉头说：“那个老浑蛋离开后你见过他吗？”

火心摇了摇头说：“他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不知道如果蓝星再看见他会有何反应。”

灰条开玩笑说：“据我所知，蓝星会把他的眼睛挖出来。我想象不出还能有什么事情让蓝星消沉这么久。”

火心难过地想：希望如此吧。他看着灰条好奇的眼神，想到再也不能毫无顾忌地向他倾诉任何事情，不由得伤心难过。如今灰条已经是河族的一员了，火心不能把雷族族长虚弱的一面暴露给他，而且他也不打算把云爪的事情告诉灰条——至少现在不能。

他故意岔开话题："河族的生活怎么样啊？"

灰条耸了耸肩膀说："和雷族也差不多吧。有些猫友好，有些猫脾气暴躁，有些猫很逗，还有些猫——总之，我认为他们都是些正常的族群猫。"

火心听灰条说得那么轻松，不由得十分忌妒。自从他当上副族长后，他就得承担起全族的责任，而灰条显然没有这些负担。同时，灰条离开雷族除了让他悲伤外，还让他有些怨恨。尽管火心知道灰条无法舍弃孩子，但他还是希望灰条能尽更大的努力使孩子们留在雷族。

火心撇开这些不友善的念头，问："你的孩子们怎么样？"

灰条自豪地说："他们非常棒！女儿像银溪，美丽而善良！虽然她总给她的养母添乱，但大家都很喜欢她，尤其是钩星。儿子是个乐天派，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乐呵呵的。"

火心说："像他父亲一样。"

灰条玩笑般地吹嘘说："而且像他的父亲一样帅气。"

和老朋友在一起，火心又感受到了往日的快乐。突然之间，他热切地期盼灰条能回到雷族，和他一起狩猎，一起战斗。于是他说："我很想念你，为什么你不回家来呢？"

灰条摇了摇头："我不能离开我的孩子们。"

火心感到很不可思议——毕竟，孩子都是由母亲养大的，而不是父亲。只听灰条继续说："哦，他们在育婴室里得到的照顾很好。他们在河族里很安全，生活得很快乐，但我不能离开他们。看到他们，我就好像看到银溪一样。"

"你那么想她吗？"

灰条回答说："我爱她。"

火心有些忌妒。接着他想起每当自己从梦中醒来，斑叶从眼前消失时那种悲伤的心情，于是他探过身子用鼻子触了触灰条的脸颊。只有星族才知道他是不是也应该对斑叶这么做。"要么就是沙风？"一个声音在火心的内心深处小声说。

灰条顶了顶火心，火心正在发愣，猝不及防之下差点儿摔倒在地。灰条嚷嚷说："别再多愁善感了！"他似乎看穿了火心的心思，说："你并不是来看我的，是吗？"

火心一看瞒不住了，便说："嗯，不全是。"

"你是来找那些影族猫的，对吗？"

火心大吃一惊，急忙问："你怎么知道他们的？"

灰条喊道："我怎么能不知道呢？这里到处都是他们的气味。影族的气味本来就很难闻，再加上病猫——呸！"

火心紧张地问："河族其他猫知道这件事吗？"他生怕河族发现雷族又在庇护影族猫，而且还是感染瘟疫的病猫。

灰条宽慰他说："只有我知道。我主动要求巡视这个地段。大伙儿还以为我思乡心切，也就由着我了。我想他们倒希望我忍不住森林气息的诱惑再回到雷族呢！"

火心迷惘地问："但你为什么要护着那些影族猫呢？"

灰条解释道："他们到来后不久，我和他们谈过话。他们告诉我是炭毛把他们藏到这里的。我推测如果炭毛做了这件事，那你一定知情。像庇护两只病猫这种事情正符合你心软的作风。"

火心承认道："哦，当我发现这件事情时并不太热心。"

"但我打赌你没有干涉炭毛做这件事。"

火心耸了耸肩膀说："嗯，是的。"

灰条深情地说："她总能摸透你的脾气。不管怎么说，他们现在已经走了。"

火心见炭毛说话算数，不由得十分欣慰。他问："他们什么时候离开的？"

"两天前我看到其中一只在河这边狩猎，但自那以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们了。"

"两天前？"火心得知不久前那两只影族猫还在这里逗留，不由得吃了一惊。难道炭毛终究还是执意将他们都治好后才让他们离去的？一想到这里，他立刻感到怒火中烧，但他相信炭毛不是轻易做出这个决定的。

灰条说："听着，我得走了。我是来狩猎的，而且答应今天下午要照看两名学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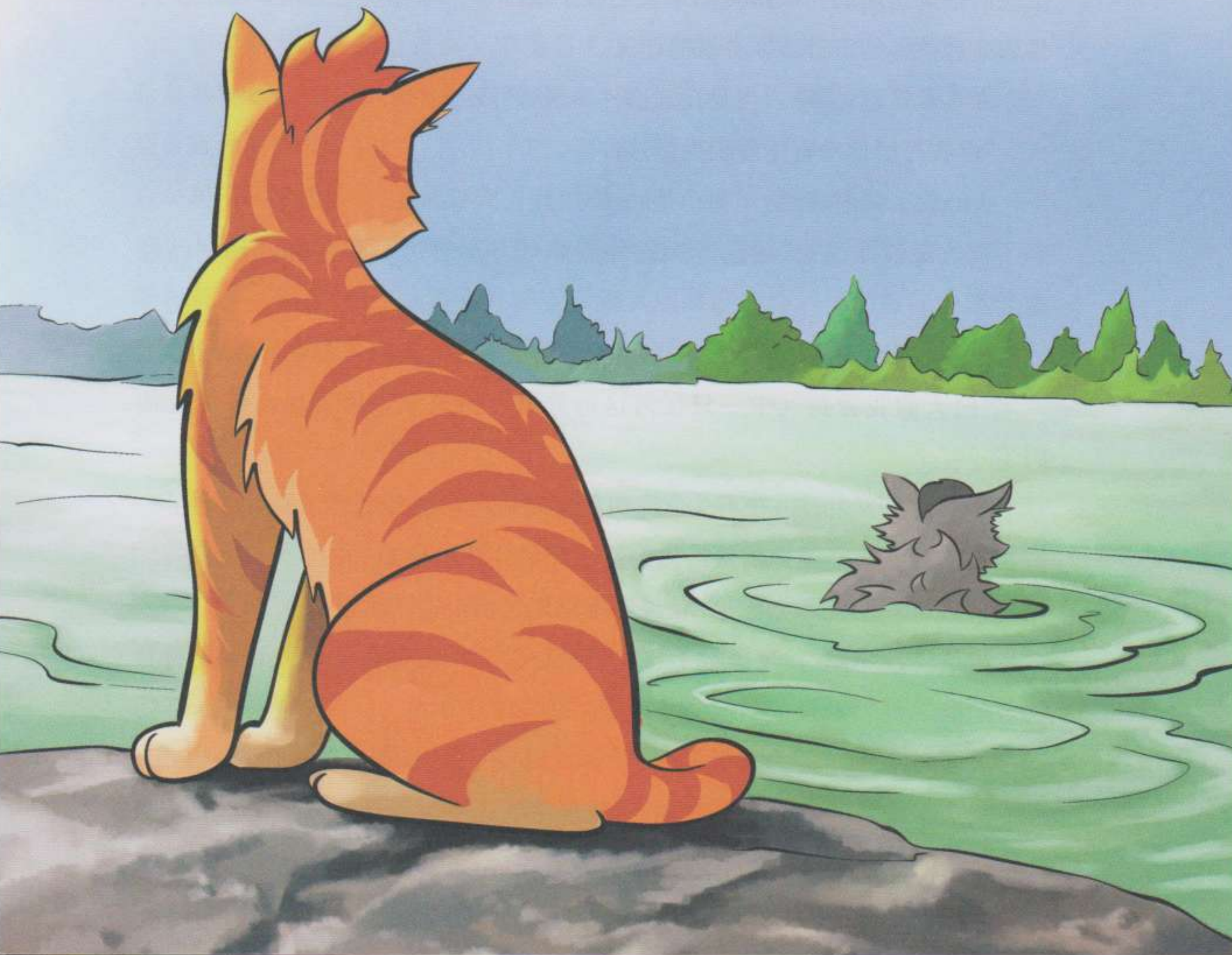
火心问："你自己收学徒了吗？"

灰条看着他的眼睛，小声说："我想河族还不至于让我训练他们的武士

吧。”火心见他的须子在微微颤抖，分不清灰条是开玩笑还是感到懊恼。

灰条用鼻子撞了火心一下，说：“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一定会的。”看着灰条转身离去，火心感到心里空荡荡的。斑叶，灰条，云爪！难道火心注定要孤独终老吗？他高喊道：“多保重啊！”他看见灰条穿过香薇丛走到河边，驾轻就熟地跳进河里，他宽阔的肩膀在水中划过，四肢有力地翻腾，在身后形成一道淡淡的波纹。火心抖了抖脑袋，希望能像灰条出水后轻松抖掉身上的水那样，抖去心中的烦恼。



第六章　偷袭?

火心衔着浸水的苔藓往回赶。一路上水珠滴滴答答，落在他的胸口和爪子上，不过剩余的水分已足够解决金花和柳带的燃眉之急了。等天黑后，会有更多的猫取回水来。

太阳缓缓滑落至树梢，群猫三三两两地聚在空地上。大伙儿吃过晚饭后，依照惯例相互间边舔梳边聊天。看到火心回来了，大家纷纷向他打招呼。此时奔风、鼠毛和刺爪正要外出执行夜班巡逻，火心冲他们点了点头。

纹脸正领着长老在巢穴外集合，准备出去取水。从他们身边经过时，火心听见小耳说：“我们在路上一定要竖起耳朵，睁大眼睛。你看见我耳朵上的裂口了吗？那时我还是一名学徒哪，一只猫头鹰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就猛扑下来。不过它在我的爪下也没有讨到好处！”

听到大伙儿的谈话，火心的心情逐渐放松下来。正如炭毛所承诺的，那两只影族猫已经走了，而他也见到了灰条。火心钻进育婴室把苔藓放在金花和柳带中间。

柳带说：“谢谢你，火心。”

看着这两名猫后开始舔吸苔藓上的水分，火心说：“晚饭后会有更多的水。”他尽力不去看虎掌的儿子从黑暗处投来的那双饥渴的目光。此时，金花正用鼻子将苔藓中的水分压出来，没注意到他的异常。

火心解释道：“等太阳落山，两脚兽们离开丛林后，纹脸会立即带领长老们去取水。”

金花舔了舔嘴唇说：“恐怕天黑以后他们还要再待一会儿才离开。”

火心开玩笑说：“我想小耳正巴不得出点儿事呢，他正在讲那个他在太阳石附近被猫头鹰偷袭的故事，可怜的斑尾倒很紧张。”

柳带说：“来点儿刺激对她有好处。我真希望自己能和他们一起去。让猫头鹰吃点儿苦头对我来说不过是活动活动筋骨罢了！”

火心惊讶地问：“你想念武士生活了吗？”柳带舒舒服服地躺在育婴室里，茁壮成长的孩子们依偎在身边，火心想不到她竟会怀念过去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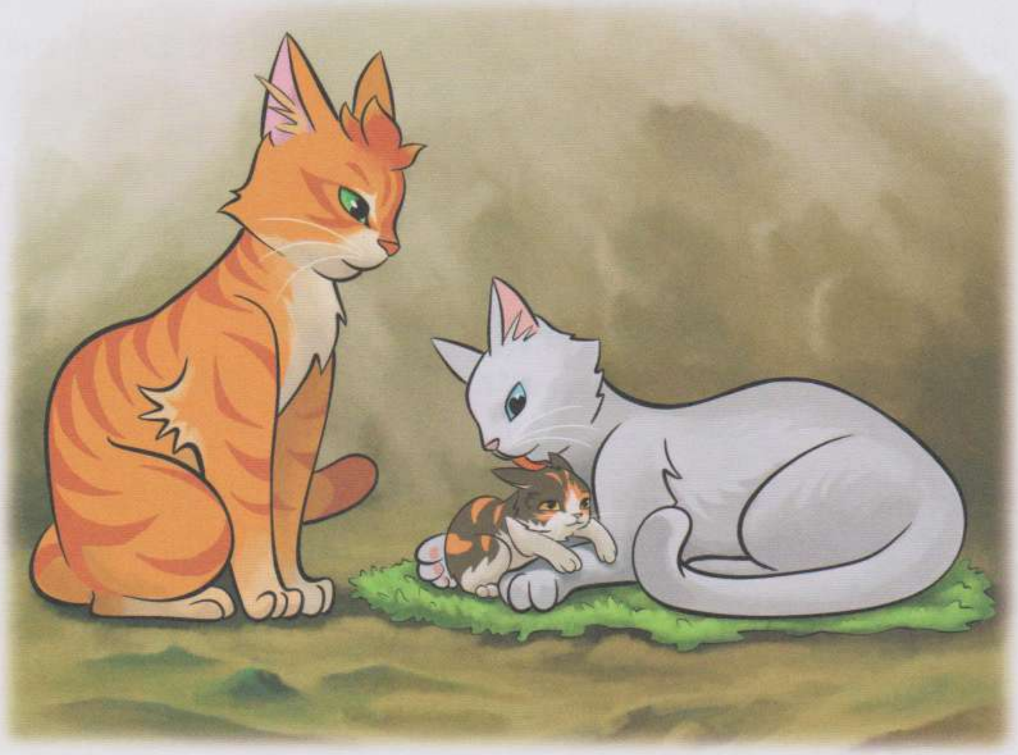
柳带生气地问：“你不喜欢武士生活吗？”

火心结结巴巴地说：“哦，喜欢，可你有孩子啊。”

这时，一只玳瑁色和白色相间的母崽从柳带的腹部滑落，柳带扭头将她衔起放在两只前爪中间，在她的小脑瓜上重重舔了一下。她说：“哦，是的，我有孩子了，不过我仍怀念在丛林中奔跑、狩猎，还有巡逻边界的日子。”她又舔了一下幼崽，继续说：“我很想带着这三个孩子去森林里逛逛。”

火心说：“他们看上去一定能成为优秀的武士。”火心想起云爪第一次进入丛林，就捉回来了一只水老鼠，而且那时森林里还铺盖着厚厚的积雪哪。如今，那些都已成为苦涩的回忆。他眨了眨眼睛，向猫后们低头行了个礼，转身离开的时候偷偷瞥了眼虎掌的儿子。他忍不住猜想虎掌的儿子将来会成为哪一类的武士。他小声说了句“再见”，就钻出了育婴室。

附近的猎物堆上传来阵阵香味，但在吃晚饭前他还得去办一件事。他穿过空地向黄牙的巫医巢穴走去。



黄牙正在巫医巢穴外沐浴夕阳的余晖，身上的毛像往日一样凌乱。见火心过来，黄牙抬头招呼说：“你好啊，火心，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啦？”

火心回答说：“我是来找炭毛的。”

“为什么？你想知道什么？”从香薇围成的小窝里传出炭毛的声音，随后她从里面探出头来。

黄牙半开玩笑地责怪道：“你就这样同副族长说话吗？”

炭毛从窝里爬出来，不客气地说：“谁叫他打搅我睡觉呢。这几天他似乎成心不让我安生！”

黄牙眯缝起眼睛对火心说：“你们两个有什么事瞒着我吗？”

炭毛开玩笑说：“你在质问你的副族长吗？”

黄牙被逗乐了，说：“我知道你们两个肯定有鬼，不过我可没兴趣知道，我所知道的就是我的学徒看起来又回到她从前的老样子了。这很好，如果她整天一副愁眉苦脸、笨头笨脑的样子，那就成废物了！”

银溪死之前，炭毛和黄牙就是这样嘴上互不相让，如今火心看着她们斗嘴，心里感到十分欣慰。他来是告诉炭毛那两只影族猫离去的事的，但他又不想当着黄牙的面讲。

黄牙意味深长地看了火心一眼，说：“真奇怪，我突然想去猎物堆再取些老鼠回来吃。”火心感激地冲她眨了眨眼睛。黄牙一边向香薇通道走去，一边回头问：“炭毛，你想要点儿什么吗？”炭毛摇了摇头。黄牙说：“好吧，那我一会儿再回来，也许两会儿吧。”

等黄牙离去，火心才静静地说：“我去查看了一下，那两只影族猫已经走了。”

炭毛回答说：“我说过他们会走的。”

火心说：“但他们是在两天前才走的。”

炭毛说：“过早上路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我必须赶在他们离开前确保教会他们如何配制药物。”

炭毛的倔强让火心十分不快，不过他不想和她争吵。他知道在炭毛的心里，照顾那两只病猫并没有错，而且，他自己也隐隐觉得这个险值得冒。

炭毛的语气柔和了下来，说：“我确实让他们离开了。”

火心温和地说："我相信你。确保他们离去是我的责任，而不是你的。"

炭毛好奇地看着他问："你怎么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离开的?"

"是灰条告诉我的。"

"你和灰条说话了？他还好吗?"

火心乐呵呵地说："他很好，现在他游起泳来就像一条鱼。"

炭毛说："你在开玩笑！这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火心说："我也没想到。"突然，他的肚子饿得咕咕作响，让他感到十分尴尬。

炭毛命令说："快去吃饭，你得抓紧时间，不然黄牙能把整个猎物堆吞进肚里。"

火心弯下脖子在炭毛的耳朵上舔了一下，说："再见。"

在黄牙风卷残云般的洗礼下，猎物堆里仅剩下一只松鼠和一只鸽子了。火心选了鸽子，他向四周瞅瞅，想找个吃饭的地方，正好遇上沙风的目光。只见她舒展开婀娜（ē nuó）的身体，尾巴别致地卷过来搭在后腿上。

火心感到心跳加速。忽然之间，他觉得虽然坐在那里的不是斑叶，但也无关紧要了。他眼睛看着沙风，嘴下挂着鸽子，心里想着黄牙说的话：抛开昨天，活在今天。虽然他时常想念斑叶，但当他看见沙风时，仍然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他走到沙风身边，把鸽子放在地上开始进食。

突然，营地外响起一声可怕的惨叫。火心抬起头，看见鼠毛和刺爪跌跌撞撞地奔进营地，他们的毛上血迹斑斑，刺爪走起路一瘸一拐的。

火心赶紧吞下嘴里的食物，爬起身问："出什么事了？奔风呢?"

大伙儿围了上来，纷纷七嘴八舌地嚷嚷。

鼠毛气喘吁吁地说："我不知道，我们遭到了袭击。"

火心问："谁干的?"

鼠毛摇了摇头，说："我们没有看见，那里一片漆黑。"

"但他们的气味呢?"

刺爪回答说："那里距离雷鬼路太近，辨认不清。"他的呼吸逐渐变得急促。

火心瞧了他一眼，见他摇摇晃晃站不稳脚步，于是命令说："快去找黄

牙看看。”一抬眼，火心瞅见白风正从蓝星的巢穴里出来，连忙喊道：“白风！我想让你和我一起去。”他转头对鼠毛说：“带我们去事发地点。”

沙风和尘毛期待地看着火心，等待他下命令。火心说：“你们两个留守营地。这有可能是调虎离山之计，以前我们已经吃过亏了。”现在蓝星只剩下一条性命，营地里必须严防死守。

他和白风冲出营地，鼠毛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三只猫爬上沟沿，钻进丛林。

火心扭头看见鼠毛跟在后面非常吃力，于是放慢脚步催促道：“尽量快一点儿。”他知道鼠毛在战斗之后定然浑身是伤，但他们必须尽快找到奔风。他有一种可怕的感觉，就是这次袭击一定和影族有关。小云和白喉最近一直在雷族的领地里，难道他们真的在设计害雷族吗？他下意识地向雷鬼路奔去。

鼠毛喊道：“走错了，是这边才对。”她加快速度超过火心，向“四棵树”方向奔去。火心和白风紧跟在后。

火心越走越觉得他以前走过这条路。当初蓝星命令小云和白喉离开时，他们走的就是这条路。难道影族是从雷鬼路下面的那条石头隧道里穿越过来偷袭的？

鼠毛跑到两株高耸的白蜡树下停住脚步。远处的雷鬼路传来嗡嗡的轰鸣声，那股油味也飘到灌木丛里来。火心往前方望去，看见奔风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一只黑白相间的公猫正低着头查看奔风的身体。火心吃了一惊，认出那只公猫就是白喉。

白喉看见雷族三只猫过来，眼睛立刻睁得大大的。他往后退了几步，惊吓中四条腿簌（sù）簌发抖。他呜咽着说：“他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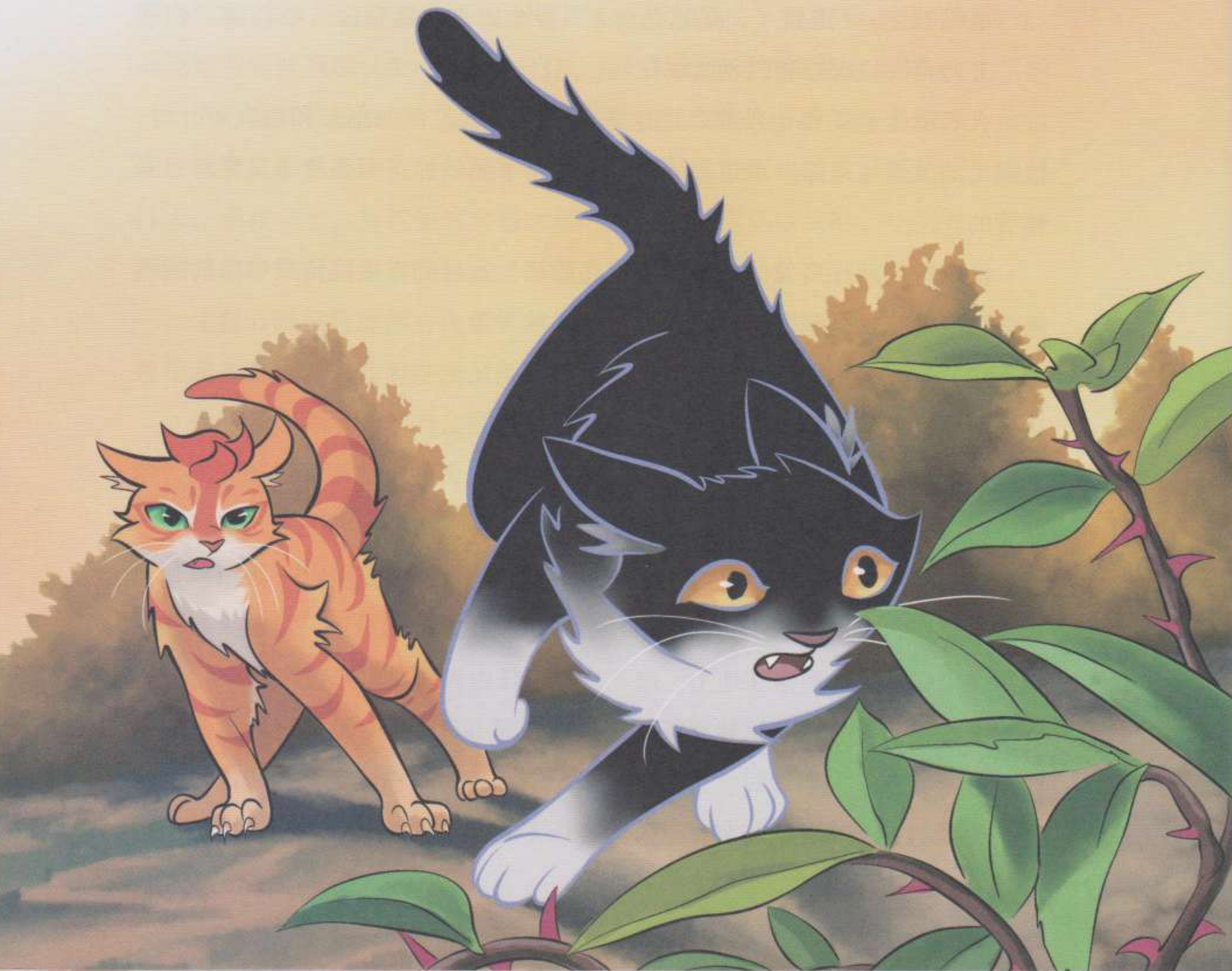
火心悲愤难当。这就是影族武士报答雷族恩情的方式吗？不等白风和鼠毛做出反应，火心怒吼一声向白喉扑去。白喉吓得连连后退，他被火心撞得向后飞出，吧嗒一声落在地上，毫不反抗地任由火心跳过来骑在他身上。

火心低头看去，心里迷惑不解。他看见对方可怜兮兮地趴在地上缩成一团，眼睛眯成了一条细线。火心犹豫了一下，这时，白喉突然挣脱出火心的压制，嗖的一下冲进一簇刺藤里。火心顾不得刺藤上长着的尖刺，也追了进

去。白喉一定是朝那个石头隧洞方向去的。他拨开刺藤前进，瞅见了白喉的尾巴。只见白喉挣扎着从刺藤中钻出来跑到草地上。

过了一会儿，火心也从刺藤中爬出来，正好看见白喉站在雷鬼路上。火心以为他要钻入隧道，急忙冲了过去。不料白喉望了他一眼，径直奔上了雷鬼路。

火心看见白喉在雷鬼路上吓得闭上眼睛。正在这时，忽然响起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火心赶紧后退。一个怪物卷着夹带油味的狂风疾驰而过。等怪物经过后，火心睁开眼睛，抖了抖头上的灰土。他定睛看去，只见雷鬼路上横着一具血肉模糊的身体。那个怪物撞死了白喉。



火心惊得目瞪口呆，他的眼前又浮现出当初炭毛出事时的景象。只见白喉的身体抽搐了一下。火心不忍心让任何猫就那么躺着，即使对方是一只与雷族有血海深仇的影族敌猫。他抬起头向雷鬼路左右张望，见没有任何怪物，于是便急匆匆地跑到白喉身边。白喉的身体看上去比平时小了些，他的胸口处不住地往外冒血，血的颜色就像夕阳的余晖一样鲜红。

火心知道移动白喉的身体只会加速他的死亡。火心低头看着这名为了保守本族秘密而付出如此沉重代价的影族武士，小声问：“你为什么袭击我们的巡逻队?”

白喉张开嘴巴正要说话，这时，一个怪物擦着他们身边呼啸而过，刮了两只猫一脸灰土，轰鸣声淹没了白喉的声音。火心紧紧靠着白喉，趴在地上。

白喉又张开嘴巴，吐出一大口鲜血。他痛苦地吞咽了一下，身体一阵剧烈地颤抖。他的眼睛死死盯着火心身后，盯着雷族领地里的那片树林。火心看见白喉的眼里闪过一抹恐惧的神色，然后眼神突然黯淡下来。

火心转过头，想瞧瞧到底是什么东西使得白喉竟然如此害怕。他一抬头看见雷鬼路边站着一只猫，顿时心里一沉——那是一个曾经数次出现在他梦里的武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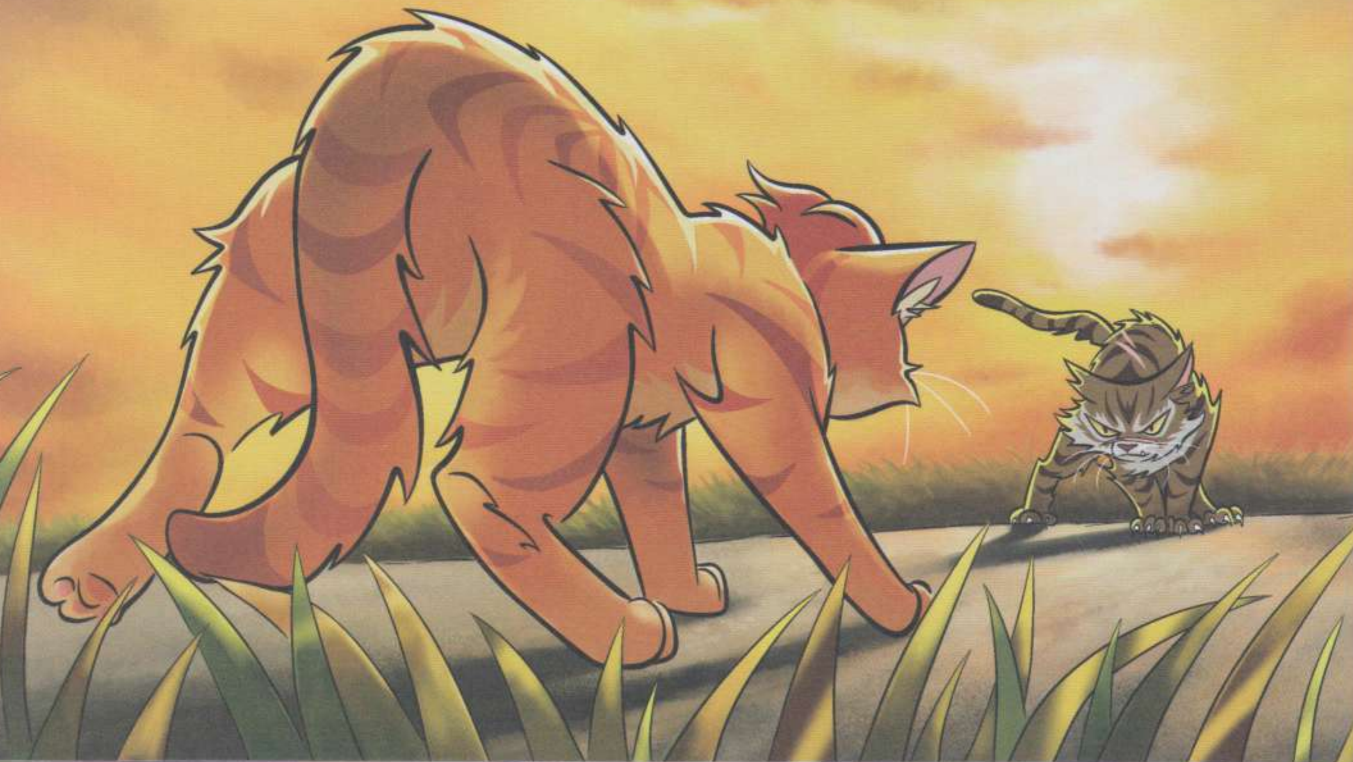
是虎掌。

第七章　他出现了

火心脚下如同生了根一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着虎掌，看着自己的心腹大患。如今虎掌已无须顾虑到对族群的忠诚，他是被雷族流放的猫，是所有遵从武士守则的猫的仇敌。

夕阳的余晖透过树林间的缝隙照在虎掌身上。此时雷鬼路上一片寂静，虎掌讥笑说：“把小猫们逼上绝路就是你保卫领地的最好方法吗？”

一刹那，火心的脑子突然变得异常清醒，身体内涌起一股强大的力量。他毫不畏惧地直视着虎掌的眼睛。



一个怪物呼啸而过，吹乱了他身上的毛。火心稳稳当当地站在原地。又一个怪物疾驰而来，就在那个怪物即将到来之际，火心瞅准空当，纵身向虎掌扑了过去。

虎掌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火心扑倒在地。虎掌愤怒地张开爪子反击。两只猫从雷鬼路上滚下来经过草坪，一直翻滚到树林里。丛林里熟悉的气味为火心增添了力气——这里不再是虎掌的地盘，而是他的地盘了——两只猫打得天昏地暗，所过之处灌木折断，地面上留下道道爪痕。

火心死死抓住虎掌，他能感觉到虎掌身上的每一根肋骨。虎掌瘦了许多，但肌肉依然结实，看来流亡生活并没有消磨掉他的力量。虎掌俯下身体，接着飞身跃起。他在半空中翻转身体，火心本来骑在他的背上，这样一来，反而处在虎掌的下方了。两只猫重重落在地上，火心被撞得眼冒金星，他深吸了口气想要爬起来，但虎掌早已扑了过来，将他按倒在地，爪子深深抓进他的皮肉里。

火心发出愤怒的号叫，但虎掌压得他根本无法动弹。虎掌喷着满嘴的腐肉臭味在他耳边低嘶着说：“听到了吗，宠物猫？我要杀了你，还有你的武士们。我要把你们一个一个地杀掉。”

虎掌的话让火心泛起阵阵寒意。他知道虎掌说到做到。忽然，他发觉周围多了一些声音和气味——那是陌生的脚步声和猫的气味。他们已经围过来了。他们是谁？这里到处是雷鬼路的气味、白喉的血腥味和他自己身上散发出的恐惧气味，因此火心分不清围上来的猫是不是那群曾经帮助虎掌袭击雷族营地的泼皮猫。难道白喉宁愿加入这群泼皮猫当中，也不愿回到瘟疫流行的影族吗？

绝望中，火心收起后腿奋力蹬出，爪子在虎掌的肚皮上划过。虎掌显然低估了火心的实力，猝不及防之下四肢一松，从火心身上滑了下来。火心急忙爬开，一抬头，看见鼠毛和白风从灌木丛里冲出来扑向其中两只泼皮猫。他回头瞅了一眼虎掌，见他面目狰狞，目光中充满了仇恨。虎掌跳起身，后腿一缩一蹬，又向火心扑过来。火心向前疾冲闪身避开，然后回身挥爪，从虎掌的鼻子上扫过。只听白风和鼠毛的怒叱（chì）声不绝于耳，从旁边传来。虽然他们都是英勇无畏的战士，但毕竟寡不敌众，形势十分不利。火心

又一闪身避开虎掌的攻击，同时向四周打量，筹划退路。忽然间他感到后腿一痛，回头一看，原来是虎掌的泼皮猫同伙抓住了他。这只泼皮猫像其他那几只一样骨瘦如柴、邋里邋遢，正恶狠狠地盯着火心。

虎掌后腿站立，发出一声怒吼。火心坐以待毙。就在这危急关头，火心眼前突然闪过一个灰影，他立刻认出冲过来的猫正是那个和他经历过无数患难的亲密战友。

灰条！

灰条径直撞向虎掌暴露在外的腹部，将他撞得连连后退。火心扭身在抱着他后腿的那只泼皮猫的肩膀上狠狠咬了一口，一嘴下去，只觉得咬到的全是骨头。那只泼皮猫发出一声惨叫，松开他的后腿仓皇逃走。火心呸的一声吐掉流进嘴里的血。

当他向周围看去时，不由得吃了一惊。只见随同灰条前来的是一支庞大的河族队伍。战场上的敌我态势顿时扭转，那些泼皮猫反而变得寡不敌众了。火心一扭头看见虎掌抓住了灰条，他急忙跳过去相助。两只猫联手对付虎掌，虎掌被逼得不住地后退。他们像往日训练时一样并肩步步逼近。然后，他们不约而同地扑过去将虎掌按在地上。火心把虎掌的口鼻按进土里，灰条则抓住虎掌的肩膀，后腿猛踹他的侧腹。

火心听见树林里远远传来泼皮猫的尖叫声，这才意识到他们都逃走了。虎掌趁着火心分神之际，突然使劲挣脱开来。他冲进刺藤丛，骂骂咧咧地消失在丛林深处。

泼皮猫的尖叫声渐渐远去，武士们抖去身上的尘土，舔净伤口。火心看见蓝星的儿子石毛也在这支河族队伍中间。他用沙哑的声音问道：“有谁受重伤了吗?”

大家摇了摇头，即使是连打两场仗、浑身是伤的鼠毛也没有示弱。

石毛说：“我们该回去了。”

火心尊敬地低头行礼，说：“雷族感谢你们的帮助。”

石毛回答：“泼皮猫是我们共同的仇敌，不能让你们孤军作战。”

白风抖了抖头，甩掉嘴上的血。他看着灰条说：“能和你再次并肩作战真好，我的朋友。你们怎么会到这里来的?”

石毛替灰条解释道："我们恰巧巡逻到'四棵树'，他听到了火心的号叫，然后说服我们赶来相助。"

火心热情地说："谢谢大家了。"

石毛点了点头，转身走进树林。河族众猫跟随而去。灰条经过火心身旁时，火心用鼻子轻轻顶了顶他，不愿看他离开。火心有许多心里话想对灰条说，却苦于没有时间，只得说："再见，灰条。"

灰条擦着他的身边走过，低声说："再见了。"

太阳终于落山了，火心打了个寒战。他看见鼠毛的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亮，充满了痛苦的神色。他随即想到泼皮猫此次攻击让他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奔风的尸体变得越来越冰凉，而这并不是虎掌欠下的唯一一笔血债。

火心看着白风，说："没有我，你和鼠毛能带着奔风返回营地吗？"

白风好奇地眯缝起眼睛，但他什么也没问，只是点了点头。

火心抽动了一下耳朵说："我先去做件必须做的事情，随后就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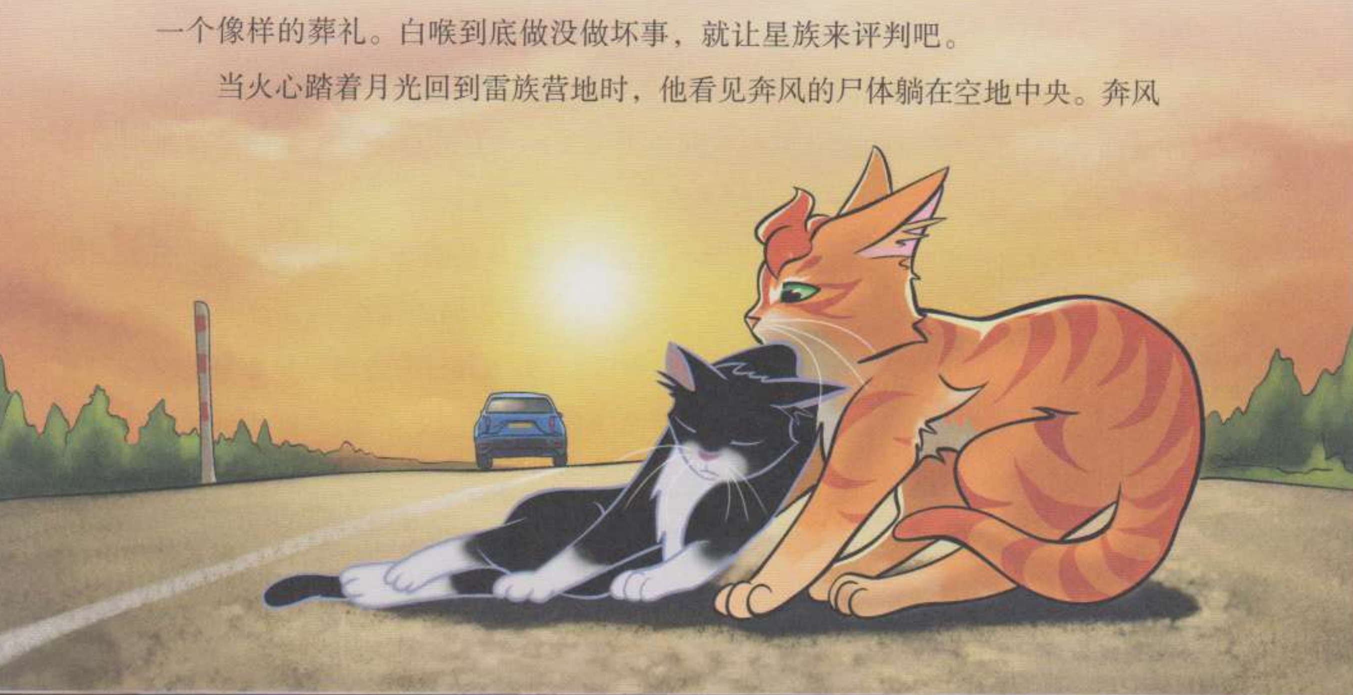
第八章　虎掌的野心

火心迈着沉重的脚步回到雷鬼路。空气中到处弥漫着虎掌和那些泼皮猫的味道，但周围很安静，除了清风拂过树叶的沙沙声，只是偶尔有几声鸟叫。火心在激战之后心情非常平静，他注意到这里还有其他影族猫的气味。难道除了白喉之外，还有别的影族猫加入泼皮猫的队伍中了？他怀疑影族营地里的瘟疫是不是真的很严重，以至于影族武士们纷纷四散奔逃，甚至不惜依附虎掌那帮恶棍。这股气味是从雷鬼路对面飘过来的也说不定。

火心望着雷鬼路上白喉的尸体。如果白喉加入那群泼皮猫当中，那就无法解释他看见虎掌后脸上那种惊惧的表情。如果虎掌是他的领导，他为什么还如此害怕呢？火心忽然想，白喉会不会只是在虎掌攻击完雷族的巡逻队后，碰巧遇见奔风的尸体呢？但他来雷族的领地里干什么？而且小云在哪里？这其中有太多的疑问。

不过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火心不能让白喉的尸体横在那里，任由怪物们将其压得稀烂。火心走到路中间，咬住白喉颈背上的皮毛，轻轻地将其拖到雷鬼路对面。但愿白喉的影族同胞们能早点儿发现他的尸体，为他举行一个像样的葬礼。白喉到底做没做坏事，就让星族来评判吧。

当火心踏着月光回到雷族营地时，他看见奔风的尸体躺在空地中央。奔风



的面容十分平静，身体舒展开来，仿佛是睡着了一般。蓝星正绕着他的尸体踱（duó）步，宽大的蓝灰色脸庞从一侧转向另一侧。

族里其他猫都站在空地边缘的阴影下，空气中弥漫着悲伤的气息。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忧虑地看着族长走过来又走回去，嘴里不住地喃喃自语。她没有像往常一样控制自己悲痛的情绪。火心想起许多月以前，她的老朋友、副族长狮心死的时候，她表现得是多么平静啊。如今，从她的身上再也看不到那种无声的威严了。

火心向蓝星走去，感觉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自己身上。蓝星抬起头，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和震惊的神色，火心心里一沉。

蓝星声音沙哑地说：“他们说这是虎掌干的。”

“也可能是他手下的一只泼皮猫。”

“他们有多少只？”

火心实话实说：“我不知道，反正有许多。”仗打得那么激烈，他没有时间去数具体的数目。

蓝星又开始摇晃脑袋，但火心觉得不管她想不想知道事情的具体细节，他都要原原本本地告诉她。火心说：“虎掌想找雷族复仇，他说他要一个一个地杀掉我们的武士。”

火心身后的猫群里发出一片惊呼声。火心没有理会，只是死死盯着蓝星。他觉得自己心里仿佛有一只鸟在胡乱扑腾，他暗暗祈求星族赐予蓝星力量，去应付虎掌充满威胁的叫嚣（xiāo）。大家的声音渐渐小了下去，火心和他们一起等蓝星说话。远处，猫头鹰在树林中飞行，发出凄厉的鸣叫。

蓝星抬起头，小声说：“他想杀的只是我罢了。”她的声音那么小，只有火心听得见。蓝星继续说：“为了族群……”

火心生气地打断她的话说：“不行！”难道蓝星真的想把自己的性命交到虎掌手里吗？“他要向我们整个族群复仇，而不仅仅针对你。”

蓝星垂下头，小声说：“这个逆贼！当初我怎么没有认出他的真面目呢？我真是个笨蛋！”她闭上眼睛摇晃着脑袋，“我真是个蠢货。”

火心的四爪微微颤抖。蓝星似乎决意要把罪责全都揽到自己身上。火心忽然意识到不能再任由这种局面发展下去了。

他回头对长尾说："长尾，从今天起，营地内要日夜守卫，午夜之前由你值班站岗。"接着他转头对鼠毛说："你接长尾的班。"鼠毛和长尾点了点头。火心又说："今晚蓝星要为奔风守夜，鼠毛和蕨毛可以在明天早晨安葬奔风。"火心瞅了一眼面无表情的蓝星，也不知道她是否听到他的话了。

白风说："我和蓝星一起守夜。"说着，他分开群猫走上来，紧紧挨着蓝星坐下。

这时大家一个接一个地过来向死去的奔风表示默哀。柳带从育婴室里钻出来，用鼻子轻触奔风的尸体，喃喃道别。金花跟在柳带后面，示意孩子们留在里面。火心看见黑莓崽好奇地往这边张望，顿时感到心里冒起阵阵寒意。虽然这个孩子是无辜的，但他仍忍不住觉得虎掌在族群里种下了祸根。火心撇开这些念头，看着金花轻柔地舔奔风的脸颊。他必须信任金花，相信族群会把黑莓崽培养成为一名真正的武士，而不是像他父亲那样的坏猫。

金花离开后，火心走上前，对着奔风的尸体轻声发誓："我一定会为你报仇!"

他转过身，看见高岩下的阴影处闪出一个身影。是黑条。只见黑条盯着奔风，然后看了看蓝星，最后目光又回到奔风的尸体上。他双目放光，眼睛里流露出的不是恐惧或悲伤，而是一种若有所思的神情。

火心心里一惊，同时身上的咬伤和抓伤也火辣辣地疼，于是他向巫医巢穴走去，在那里，他不但能治疗身上的伤口，也能获得内心的安宁。

刺爪坐在巫医巢穴前的空地上，抬着一只爪子让卧在身体两侧的炭毛和黄牙检查。炭毛揭开裹在刺爪爪子上的蛛丝团，刺爪痛得直咧嘴。炭毛报告说："伤口还在流血。"

黄牙声音沙哑地说："血早该止住了。得想个法子，不能让伤口感染了。"

炭毛说："昨天我采集了一些杉（shān）叶藻。如果我们往蛛丝里加一些杉叶藻汁，不知效果会怎样？说不定血就止住了呢。"

黄牙咕哝着："好主意。"说完，立刻转身回到巫医巢穴里。炭毛压住刺爪的伤口，这才发现火心就站在香薇通道前。

她关切地问："火心！你没事吧？"

"只不过是几处抓伤，被咬了一两口罢了。"火心边说边向炭毛走去。

刺爪抬眼看着火心，说：“我听说是泼皮猫攻击了我们，而且虎掌也在其中。这是真的吗？”

火心心情沉重地回答：“是真的。”

炭毛瞅了眼火心，然后摇了摇刺爪的爪子说：“按住这里。”

刺爪吃惊地问：“我吗？”

“这是你的爪子！快按住，要么你就换个名字叫无爪好了。”

刺爪抬高爪子，小心翼翼地压住伤口外缘。

炭毛对火心说：“蓝星根本不该让虎掌活着离去，她应该抓住机会杀掉虎掌。”

火心摇了摇头：“她下不了那种狠心，你知道的。”

炭毛没有争辩，说：“他现在为什么回来？他怎么能杀掉昔日的战友呢？”

火心阴沉着脸说：“他要把我们一个个全都杀光。”

刺爪发出一声低呼，炭毛震惊之下须子微微颤抖。炭毛问：“但他为什么啊？”

火心愤愤地说：“因为他没有从雷族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他想要什么？”

“当族长呗。”火心简洁地回答。

“哼，他用这种方式永远也不可能当上族长。如果他像这样袭击我们的队伍，大家不会拥护他的。”

虽然炭毛说这番话的时候显得很自信，但火心却存有疑虑。如今蓝星是心力交瘁，如果她有什么不测，谁能接替这么重要的位置呢？火心想到这里直冒冷汗。他知道大伙儿对虎掌和那帮泼皮猫怀有深深的恐惧，他们也许会屈服于虎掌的淫威，接受他做雷族的族长。

火心问：“你真的相信吗？”

这时，黄牙从巫医巢穴里走出来，三只猫一齐回过头去。黄牙把衔在嘴里的蛛丝放在炭毛身边，说：“相信什么？”

炭毛解释道：“相信虎掌永远不可能当上族长。”

黄牙脸色一沉，默默无语。半晌后她才说道：“我认为虎掌的野心能驱使他做到任何他想做的事。”

第九章　是敌是友?

炭毛争辩说:“只要火心还活着，他就别想得逞。”她的话让火心心里暖洋洋的，火心正要说话，旁边的刺爪突然抱怨道:“你们看，伤口还在流血!”

“很快就会好。给你，炭毛，你用蛛丝给他止血吧，我看看火心的伤势。”黄牙将蛛丝推向炭毛，自己领着火心走到巫医巢穴门口，吩咐火心:“在这里等着。”说完，消失在巫医巢穴里。等黄牙再出来时，嘴里含着嚼好的药草:“说，哪里伤着了?”

火心扭头指着肩膀上的一处咬伤说:“这里最严重。”

“好吧。”黄牙用爪子往火心的伤口上涂抹药糊。她一边埋头处理伤口，一边嘟囔:“蓝星受到的打击很大。”

火心说:“我知道，我立刻去组织加强巡逻，那样也许会让她感到放心。”

黄牙说:“整个族群也会感到放心。大伙儿都在担惊受怕。”

“这不稀奇。”这时，黄牙把药糊压进他的伤口，火心痛得一激灵。

黄牙装作不经意地问:“新学徒们的情况怎么样?”

火心知道这只老猫是在拐弯抹角地帮他出主意，他说:“我明天就加快他们的训练进度。”他忽然想起了云爪，心里十分难过。不论云爪是怎样看待武士守则的，现在族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他，没有猫能够否认云爪是一名作战勇猛、机智灵活的战士。

黄牙放下压在火心肩膀处的爪子。

火心问:“处理好了吗?”

“差不多了。我再往别的伤口上涂一些，你就可以走了。”黄牙冲火心眨了眨眼睛，又说:“振作起来，小火心。现在雷族正处在黑暗时期，没有谁能比你做得更多了。”

火心转身回到空地，伤口在药物的作用下已经麻木了。他惊讶地发现大

伙儿都没有睡觉。蓝星、白风和鼠毛默默地卧在奔风的尸体旁。其他猫则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眨着眼睛，竖起耳朵倾听森林里的动静。

火心在空地边躺下，凝重的气氛让他感到很难受。整个丛林似乎都在等待暴风雨的降临。这时，一个黑影走到空地边。火心转头看去，原来是黑条。

火心晃了晃尾巴，招呼黑条过来。黑条慢腾腾地走了过来。火心对他说：“明天早晨第一班巡逻队回来后，我想让你带领第二班巡逻队立刻出发。从现在起，每天要加大巡逻力度，每支巡逻队都要有三名武士。”

黑条淡淡地看着火心，说：“但我明早要带香薇爪出去训练。”

火心生气地说：“那就带她一起去巡逻吧，这也是对她的历练。不管怎么说，我们需要加快学徒的训练进度。”

黑条的耳朵竖立着，两眼发光，直勾勾地盯着火心说：“遵命，副族长。”

火心疲惫地走进蓝星的巢穴。虽然还没到中午，但他已经出去巡逻两次了，而且今天下午他还得带着白风的学徒亮爪外出狩猎。奔风死后的这些天，大伙儿一直忙个不停。火心几乎连吃饭睡觉的工夫都没有。

蓝星卧在巢穴里，双眼似闭非闭，身上的毛更加凌乱。火心忽然担心她是不是感染上影族的瘟疫了。她只是一动不动地待在窝里，静静地等待死亡。

火心轻声唤她的名字：“蓝星。”

苍老的蓝星缓缓转过头来。

火心报告说：“最近我们一直不停地巡查森林，没有发现虎掌和泼皮猫的踪迹。”

蓝星转过头去，没有回答。火心顿了顿，正想要说下去，却见蓝星身子趴得更低，合上了双眼。火心暗暗叹了口气，低头行礼后退出巢穴。

空地上阳光明媚，很难相信这个族群正陷入巨大的危机之中。蕨毛和柳带的孩子们在育婴室外玩耍，他晃动尾巴，引逗几只小幼崽去追捕。白风在高岩下的阴凉地里休息，表面上很悠闲，但他朝蓝星巢穴的方向竖起了一只耳朵，暴露出他内心的紧张。

火心无精打采地向猎物堆走去。他看见沙风正在吃猎物，顿时精神一振，心里感到莫名的愉悦。他突然想，如果下午带亮爪外出狩猎的时候叫上

沙风，那该多好啊。

这时亮爪走进营地，身后跟着鼠毛、霜毛和半尾。他们为长老和猫后们取水回来了。在老师白风的注视下，亮爪衔着滴水的苔藓向蓝星的巢穴走去。

火心远远对沙风喊：“你说过只要我开口，你就会为我捉一只兔子。你愿意陪我和亮爪出去狩猎吗？”

沙风抬起头，含情脉脉的眼神让火心浑身发热。“好啊。”她咽下嘴里的食物，舔着嘴巴向火心缓缓走来。

他们并肩等候亮爪。虽然他们的身体似触非触，但火心仍感到自己的毛都竖立起来。

亮爪从蓝星巢穴里出来，火心立刻问她：“你准备好出去狩猎了吗？”

亮爪惊讶地问：“现在？”

“我知道此时还没到中午，但如果你不是特别累，我们现在就走吧。”

亮爪点了点头，急匆匆地跟着火心和沙风穿过金雀花通道，进入丛林。

沙风在前，火心走中间，亮爪在最后。沙风奔行之间，姜黄色皮毛下的肌肉收缩有力、线条流畅。火心看在眼里，暗中赞叹不已。他知道沙风和他一样非常疲惫，但在灌木丛里奔跑时沙风仍然十分迅捷。

沙风忽然停住脚步俯下身子，悄声说：“我想我们找到了一个！”亮爪张开嘴嗅了嗅空气。火心则静静地站在原地，他已经嗅到了兔子的气味，而且听到前方一簇香薇丛里传出兔子的声音。沙风悄悄上前，向兔子的位置猛然扑出，所过之处，枝叶沙沙作响。火心听见里面传出兔子后腿蹬地的声音。他来不及细想，下意识地跳了出去，绕到那丛香薇后面，截住兔子的退路，将它逮了个正着。火心一口便将兔子咬死。虽然这么长时间没有下一滴雨，他还是暗暗感激星族为这片丛林提供了丰富的猎物。几天前轰隆隆响了一阵雷，暴风雨却没有来，空气仍旧像往常一样沉闷干燥。

沙风跑到火心身边。火心听到她喘气的声音，自己的呼吸也变得粗重起来。

沙风说：“谢谢你，今天我有些迟钝。”

火心坦白地说：“我也是。”

沙风柔声说：“你需要休息。”

火心在她脉脉含情的目光注视下感到暖洋洋的，说：“我们都需要好好休息一下。”

“但你比别的猫要忙上两倍。”

“事情太多。不过我不用再花时间去训练云爪了。”

云爪的离去让他越来越难过。他心里一直隐隐希望云爪能自己找路回到营地。但自从云爪被两脚兽强行带走后，就再也没有他的音信。火心开始感到希望渐渐落空，每当他想到自己失去了两名学徒——一个是炭毛，一个是云爪——心里就好像被针扎一样。如果他连老师都当不好，又怎么能挑起副族长的重担呢？他给自己增加繁重的任务，一方面是向大家证明自己，另一方面也是在消除他对自身是否具有领导能力的怀疑。

沙风似乎感觉出火心的焦虑，抬起头说：“我知道现在事情很多，也许我能帮上更多的忙。”接着又神情苦涩地说，“反正我也没有学徒。”

尘毛收学徒的事一定打击了她的自尊心。火心愧疚地说：“对不起……”话已出口，他才意识到沙风并不知道是他选定的老师。沙风和族里其他猫一样，都以为老师是蓝星选定的。

沙风迷惑不解地问：“对不起什么？”

火心坦白承认："蓝星要我为香薇爪和蜡爪选老师，我选了尘毛而没选你。"说完，他硬着头皮等着沙风的臭骂，但她只是看着他。

火心急忙说："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位伟大的老师。但我不得不选尘毛……"

沙风耸了耸肩膀说："没关系，我知道你有你的理由。"虽然她显得不经意，但火心感觉到她背上的毛已经竖起来了。两只猫顿时陷入了一种气氛尴尬的沉默。过了一会儿，亮爪从他们身后的灌木丛里走了出来。

她气喘吁吁地说："你们捉到它了吗？"

火心忽然想起当初他做学徒时，要想跟上高大雄健的武士们是多么吃力。他用鼻子把死兔子顶到亮爪面前，说："给你，你先咬第一口。离开营地前，我该让你吃些东西的。"

亮爪感激地低头吃了起来。沙风对火心说："也许你该减少巡逻次数了，所有猫都很疲惫，而且奔风死后我们一直没见到虎掌。"

火心知道，连沙风自己也不相信这句话，整个雷族都知道虎掌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火心和众武士外出巡逻时，他们个个竖起耳朵、张开嘴巴，显露出全神戒备的样子。他还感觉到大家对族长蓝星越来越失去信心。蓝星本该领导全族共同应对眼前这无形的威胁啊。但她自从为奔风守完夜后，就很少再离开巢穴。

火心对沙风说："我们不能缩减巡逻次数，我们需要加强防卫。"

亮爪抬起头说："你真的认为虎掌会杀了我们吗？"

"我想他有这个企图。"

沙风试探着问："蓝星怎么想的？"

火心搪塞（sè）道："她当然很担心啦。"族里只有他和白风知道虎掌的出现把蓝星刚刚振作起来的精神彻底打落到了谷底。

沙风说："她该为有这么好的副族长感到幸运。大家都相信你能带领族群渡过难关。"

火心忍不住向一边望去。他看得出来，最近大家看他的目光里都充满了希望和期许。他很感激大伙儿对他的信任，但他知道自己年纪轻、资历浅，而且他希望自己能像白风那样对星族的指引抱着坚定的信念，他希望自己能

配得上族群的信任。他保证说：“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沙风轻声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火心低头看着兔子说：“我们吃完兔子后捉些猎物再回去。”

三只猫用完餐，向“四棵树”的方向走去。一路上他们为了避免暴露行踪，都不敢出声说话。在虎掌的暗中窥伺下，火心觉得雷族的猫们仿佛一方面是狩猎者，一方面又是被猎杀的对象。

他们走到“四棵树”所在的盆地边缘，一股陌生的气味扑面而来。火心的毛一下子竖立起来，沙风显然也嗅到了这股气味，立刻弓起后背，肌肉紧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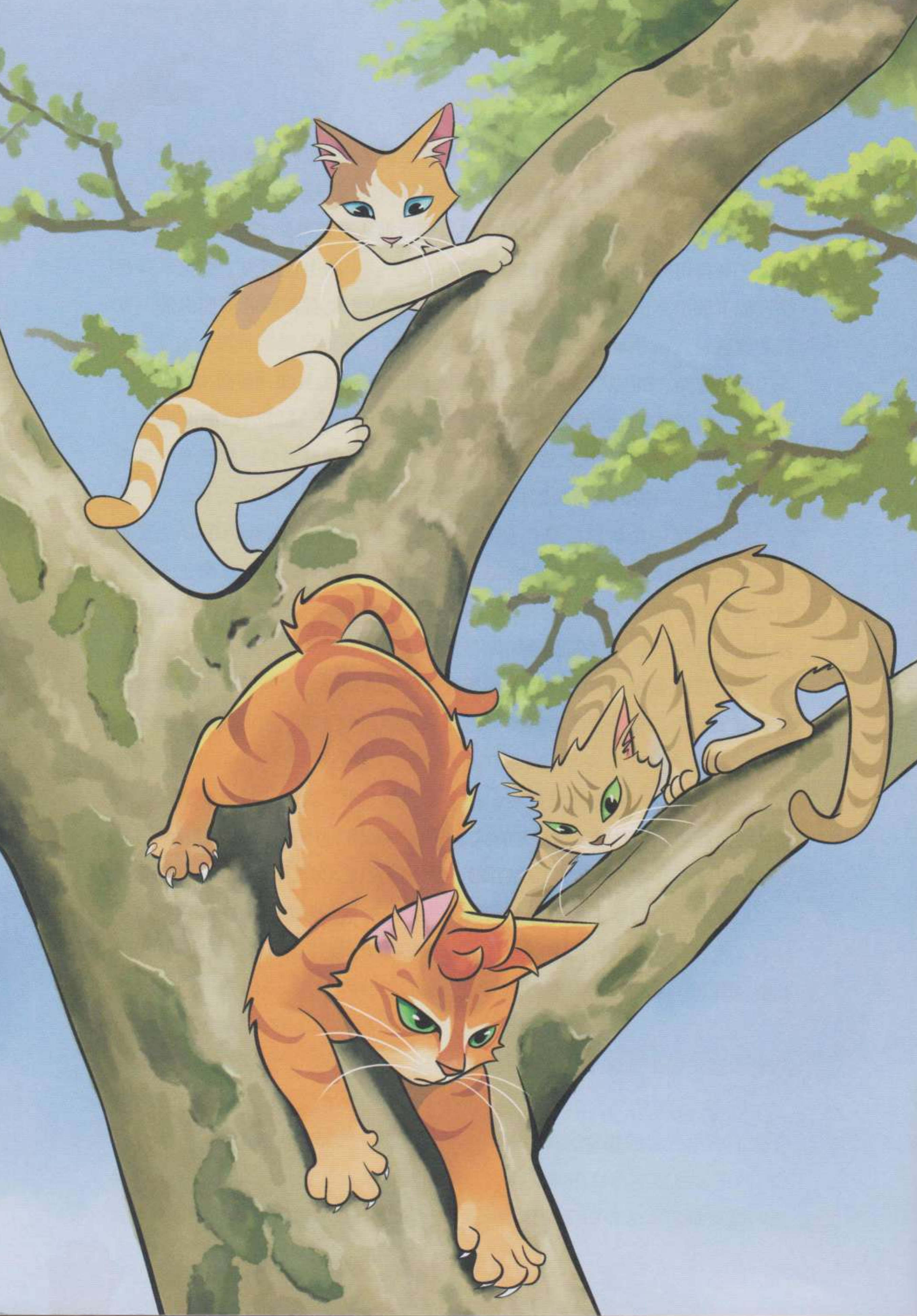
火心悄声说：“快，上这里！”说着，他攀上一株悬铃树，沙风和亮爪跟着爬上树。三只猫趴在树枝上往下望。

火心看见一个矫健的黑色身影穿梭在香薇丛里，两只黑色的耳朵支棱着，露出灌木丛。那两只耳朵唤起了火心心里一段久远的回忆，那是一段不愉快的回忆。他是不是曾经帮助过那只猫呢？但由于虎掌在这片丛林中出没，他不能信任任何一只猫。所有陌生者都是敌猫。

火心屈腿弓背，准备跳起。他身边的沙风激动得浑身发颤，亮爪也紧张地朝树下望去。等陌生猫走到树下，火心发出一声号叫，随即跳下去骑在对方的背上。

那只黑猫惊叫着在地上打滚，把火心摔了下来。火心敏捷地爬起来。从刚才的接触中，火心摸清了对方的实力，知道赶走对方不成问题。沙风和亮爪也从树上跳了下来。那只黑猫双目圆睁，知道自己已经陷入寡不敌众的险境。

但此时火心肩膀上的毛已经回落下去，他的第一感觉是对的：他认出了这名入侵者。而入侵者脸上的表情也由惊吓转为欣慰，很显然，他也认出了火心。



第十章　营救行动

“乌爪！”火心跳上前，用鼻子亲热地顶了老朋友一下。“看见你真好，火心！”乌爪也用鼻子回顶了火心一下，接着向沙风看去，“这位真的是沙爪吗？”

沙风立刻纠正他说：“是沙风！”

“当然了，我上次看见你时，你的个头只有现在的一半大！”乌爪眯缝起眼睛，“尘爪还好吗？”

火心理解乌爪语气中的担忧。沙风和尘毛做学徒时是训练伙伴，他们一向视乌爪为对手，而不是朋友。当乌爪从他老师虎掌身边逃走，去两脚兽地盘里生活时，尘爪和沙爪都没有对他的离去表现出悲伤。火心怀疑乌爪也不会想念他们。

沙风耸了耸肩膀说：“尘毛很好，他现在都收学徒了。”

乌爪看了看亮爪，问：“这是你的学徒吗？”

火心心里一阵紧张，却听沙风有礼貌地回答：“我还没有收学徒，这名是白风的学徒亮爪。”

暖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火心朝声响处望了望。这次意外的相逢使他的警惕性有所降低。他想起虎掌和泼皮猫们的威胁，担心地向灌木丛里扫了一眼，急切地问：“你来这里干什么？”

乌爪本来在好奇地打量沙风，这时扭过头回答说：“找你呗。”

“真的？为什么？”火心知道乌爪必定是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才会回到这片丛林里来的。乌爪曾经因为机缘巧合，撞见虎掌杀害当时的雷族副族长红尾，后来虎掌想杀乌爪灭口，火心和灰条帮助他逃走了。乌爪现在和巴利住在两脚兽的农场里。巴利是另一个独行者——既不是宠物猫，也不属于任何族群。乌爪冒着生命危险回来，一定有重要的原因。毕竟，他还不知道虎掌的真面目已经被揭开，并且被逐出了雷族。到目前为止，乌爪仍以为他还

是副族长呢。

乌爪不安地晃动着尾巴，说：“我的地盘里来了一只猫，他就住在我的地盘边上。”

火心迷惑不解地看着他，乌爪解释道：“我是在外出狩猎时发现他的。他看上去一副受惊和迷路的样子。他没有多说什么，不过我嗅到他身上有雷族的气味。”

火心重复了一句：“雷族？”

“我问他是不是想到高地那边去，但他看上去似乎并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所以我把他带到一个两脚兽的巢穴，他说他曾经在那里住过。”

沙风聚精会神地看着乌爪，问：“那么他是只宠物猫喽？你肯定从他身上嗅到雷族的气味了？”

乌爪反唇相讥：“我可不会忘了自己出生时是什么气味。而且他看起来也不像平常的那种宠物猫，事实上，他似乎并不乐意回到两脚兽的巢穴那里。”

一个念头闪过火心的脑子，火心顿时激动起来。但他强忍着没有打断乌爪的话。

“他的气味总是出现在我的脑子里。于是我回到两脚兽的巢穴想和他再谈谈，但他被关在巢穴里。我试图隔着窗户和他讲话，但两脚兽们把我赶走了。”

“那只猫什么颜色？”火心感到沙风犀利的目光在看着他。

乌爪回答说：“白色。他是个白色小毛球。”

亮爪叫道：“那……那听起来像是云爪啊！”

乌爪说：“这么说你们认识他了？我说得对吗？他是雷族的猫吧？”

火心几乎没有听见乌爪说了什么。云爪很安全！火心激动地绕着他的老朋友团团转，连忙问：“他还好吗？他都说什么了？”

乌爪的头随着火心来回转动，他结结巴巴地说：“还……还好吧。我说了，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似乎完全迷路了。”

“那不奇怪，他以前从没有到过雷族领地以外的地方。”火心不耐烦地绕着沙风和亮爪走，“他还没有去过高石山呢，他不可能知道自己居然离家这么近。”

沙风点了点头，乌爪说：“这就能解释他的情绪为什么那么低落了。他一定以为……”

“低落？”火心停住脚步，“为什么？他受伤了吗？”

乌爪连忙说：“没有，没有。他只是看起来闷闷不乐的样子。我以为把他带到两脚兽巢穴那里会让他开心些，但他仍然显得不快乐。这也是我来找你的原因。”

火心垂头看着爪子，心里乱成一团麻。他忽然意识到即使自己再也见不到云爪了，也仍然希望他能在新的生活里过得幸福。

乌爪犹豫不定地眨了眨眼睛，说：“我该不该来这里？云爪是不是……哦……被逐出族群了。”

火心看着乌爪。这只黑猫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里，他应该知道这件事情的始末。于是火心说：“云爪是被两脚兽从丛林里偷走的。他是我的学徒，我姐姐的儿子。他在许多天前失踪了。我……我还以为再也看不到他了。”

沙风疑惑地看着他，问：“你怎么会认为自己还能见到他呢？他住在乌爪的地盘里啊，和两脚兽们住在一起。”

火心说：“我准备去找他回来。”

“找他回来？为什么？”

“你没听乌爪说他不快乐吗？”

“你肯定他想要被营救吗？”

火心反问说：“你不想吗？”

沙风严厉地说：“我不需要被营救，我可没有去两脚兽那里讨食吃。”

乌爪发出一声惊呼，但没有说什么。

亮爪插嘴说：“他能回到我们巢穴里也挺好啊。”火心几乎没有听见亮爪的话。他怒气冲冲地瞪着沙风，厉声喝道：“你以为把云爪孤苦伶仃地丢在那里，是他应得的报应吗？”

沙风的鼻子里不耐烦地发出嗤的一声，说：“我可没那么说，你根本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回来。”

火心固执己见：“乌爪说他看起来闷闷不乐。”其实连他也拿不准自己说的话是不是实情。如果云爪现在已经习惯了宠物猫的生活怎么办？

沙风说："乌爪只和他说了一次话。"她转头对乌爪说："你隔着两脚兽巢穴的窗户和他讲话时，他的情绪低落吗？"

乌爪不安地动了动须子，说："不好说，他当时正在吃东西。"

沙风又把头转向火心，说："他已经有家了，他有食物，而你却还认为他需要被营救。你走了，族群怎么办？我们需要你。云爪听起来很安全，我说就让他待在那里吧。"

火心凝视着沙风，见她肩膀上的毛竖立起来，眼睛里透着决然的神色。火心心里一沉，知道她说得没错。如今虎掌和那帮泼皮猫虎视眈眈地盯着雷族，族长蓝星又心力交瘁，他怎么能离开族群呢，哪怕只是一会儿。

但是，他的内心深处告诉他必须去试一试。他仍然相信总有一天云爪将成为一名伟大的武士，而且现在族群急需扩充武士力量。

于是他说："我必须去一趟。"

沙风争辩道："就算你把他带回来又如何？在丛林里他就安全吗？"

火心的脊背上掠过一丝寒意。他把云爪带回家，会不会最终只是眼睁睁看着云爪被虎掌屠杀呢？不过，虽然前途并不明朗，但火心知道自己必须去试一试。他说："我会在明天中午前回来，把我离开的事跟白风说一声。"沙风紧张地睁大眼睛，说："你现在就走吗？"

火心解释道："我需要乌爪给我带路，而且虎掌现在四处游荡，我不能让乌爪在丛林里瞎逛。"

乌爪吓得尾巴一下子翘了起来："你这话什么意思？四处游荡？"

沙风冲火心做了个鬼脸。

火心对乌爪说："走吧，路上我会给你解释的。我们越早上路越好。"

沙风对他说："我要和你们一起去。虽然你做的这件事很蠢，但如果你撞上虎掌或者风族的巡逻队，没有我帮忙怎么成！"

火心听了沙风的话非常高兴。他感激地看了她一眼，转头对亮爪说："你能回营地把我们的去向告诉白风吗？他认识乌爪。"

亮爪的眼睛紧张地忽闪了两下，最后低头行礼说："遵命。"

火心命令亮爪说："直接回家去，路上注意不要暴露耳朵。"让亮爪这只小猫孤零零地走在丛林里，火心非常担心。

亮爪拍胸脯保证道："我会小心的。"说完，她转身消失在灌木丛里。

火心撇开对亮爪的担忧，收拾心情带领沙风和乌爪上路。看着身后的两只猫，火心不由得想起昔日他和乌爪、灰条在丛林里狩猎的时光。如今物是人非，不得不让他感慨万千。丛林的气息不住地扑面而来，火心既对这次行程充满期待，又暗地里怀疑自己是不是把他们都拖进了一场灾难中。

三只猫穿过"四棵树"，爬上风族的领地。火心回忆起上次他和族长蓝星来到这里的情形。这次他们走的是同一条路，径直穿过高地到达两脚兽的农场。

火心择路而行，尽可能地绕开风族营地。原先这里是湿泥地，如今在烈日的烘烤下，泥土已经干裂，灌木也变得枯黄。

乌爪边走边小声问："虎掌出什么事了？"

原本虎掌罪行暴露是个好消息，但在他杀死奔风之后，这个消息便也变得不那么振奋人心了。火心强忍着内心的痛苦，把虎掌的事情原原本本地给乌爪叙述了一遍。

乌爪猛地停住脚步，说："他杀了奔风？"

火心也停下来，悲痛地点了点头，说："虎掌现在集结了一群泼皮猫，发誓要把我们一个一个全杀死。"

"可是，有谁会愿意让这种猫来领导他们？"

"有一些是断尾的老朋友，他们和断尾一起被我们赶出影族。"火心回想起当日战斗的场景，顿了顿又说："但还有一些我不认识，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来的。"

乌爪忧心忡忡地说："这么说，虎掌比以前更有势力了。"

火心厉声喝道："不！他现在连武士都不算，不过是个孤魂野鬼罢了。他不属于任何族群。自从他违犯武士守则那一刻起，星族一定对他十分不满。没有族群或武士守则的支持，虎掌想打败雷族那是做白日梦。"说到这里，火心的话陡然停住。他意识到这番话连他自己都说服不了。不过，他没有注意到沙风此时正崇敬地凝视着他。

乌爪说："希望你是对的。"

火心心想：我也希望如此。他重新迈步向前走去，太阳光照得他眯缝起眼睛。

沙风跟在他身后，坚定地说：“他当然是对的。”

乌爪走在沙风后面，说：“嘿，幸亏我如今置身事外了。”

沙风瞪了他一眼，说：“难道你根本不怀念族群生活吗？”

乌爪说：“刚开始很怀念，但现在我有了新家，而且我喜欢这里。寂寞时我就找巴利聊聊，我很知足。我宁愿过这样的生活也不愿和虎掌有什么牵扯。”

沙风双眼闪亮，说：“你确信他不会来找你吗？”

乌爪的耳朵猛地一抽。

“虎掌不知道你住这里。”火心说完冲沙风使了个眼色，“走吧，我们赶快离开风族的领地。”

三只猫加快脚步，一路上急速奔行，顾不上再说话。火心避开那天他和蓝星遇见泥掌的地方，领着沙风和乌爪绕了一大圈走出高地。通往高地下面两脚兽农场的山坡上寸草不生，太阳火辣辣地照在三只猫身上，火心觉得皮毛仿佛烧着了一般。远处的草坪、道路和两脚兽的巢穴星罗棋布。

三只猫一口气跑到山下，火心气喘吁吁地说：“风族的猫们一定是贪图凉快躲在营地里没出来。希望接下来的路程也能这么顺利。”

他们来到一片矮树林里，林间凉风习习，透着一股树木的芬芳。天空中，两只雄鹰盘旋着，不时发出高亢的鸣叫。远处，一个怪物发出阵阵轰鸣，疾驰而过。火心四肢酸痛，若不是急着见云爪，他真想躺下来好好歇歇。

三只猫穿行在树林中，沙风紧张地环顾四周，须子微微颤抖。火心知道她以前只有一次来过离家这么远的地方，那还是她陪蓝星去月亮石。所有学徒在成为武士之前都要去一次月亮石。火心来过这里几次，不只是去月亮石，他看望乌爪，引领风族返回家园时都经过这里。至于乌爪，这片树林不过就在他家附近罢了。

只听乌爪警告说：“我们不能在这里逗留，尤其是在白天。两脚兽们喜欢到这里遛狗。”

火心嗅到附近有狗的气味。他贴平双耳，不敢说话，在乌爪的带领下跑出矮树林。

乌爪先钻进篱笆，火心等沙风过去后才从浓密杂乱的叶子之间钻了过去。乌爪左右看了看，然后迅速通过红泥路消失在路对面的篱笆墙内。沙风瞅了火心一眼，火心点头鼓励她。于是沙风拔腿向前冲去，火心紧跟其后。

穿过篱笆墙是一片大麦田，大麦长得比他们高得多。乌爪径直走进麦田，火心和沙风急急忙忙跟在后面，生怕乌爪消失在视线外。这里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火心早已是东西不分，唯一能看到的就是头顶上狭长的蓝天。如果没有乌爪引领，他肯定会迷路。想到这里，火心便感到紧张不安。三只猫终于走出麦田，坐在田埂上歇息。火心觉得浑身都放松下来。他们这一路行进的速度很快，现在还不到傍晚，高地已经被他们远远甩在后面了。

火心在田埂上嗅到一股熟悉的气味，他对乌爪说："这是你的气味标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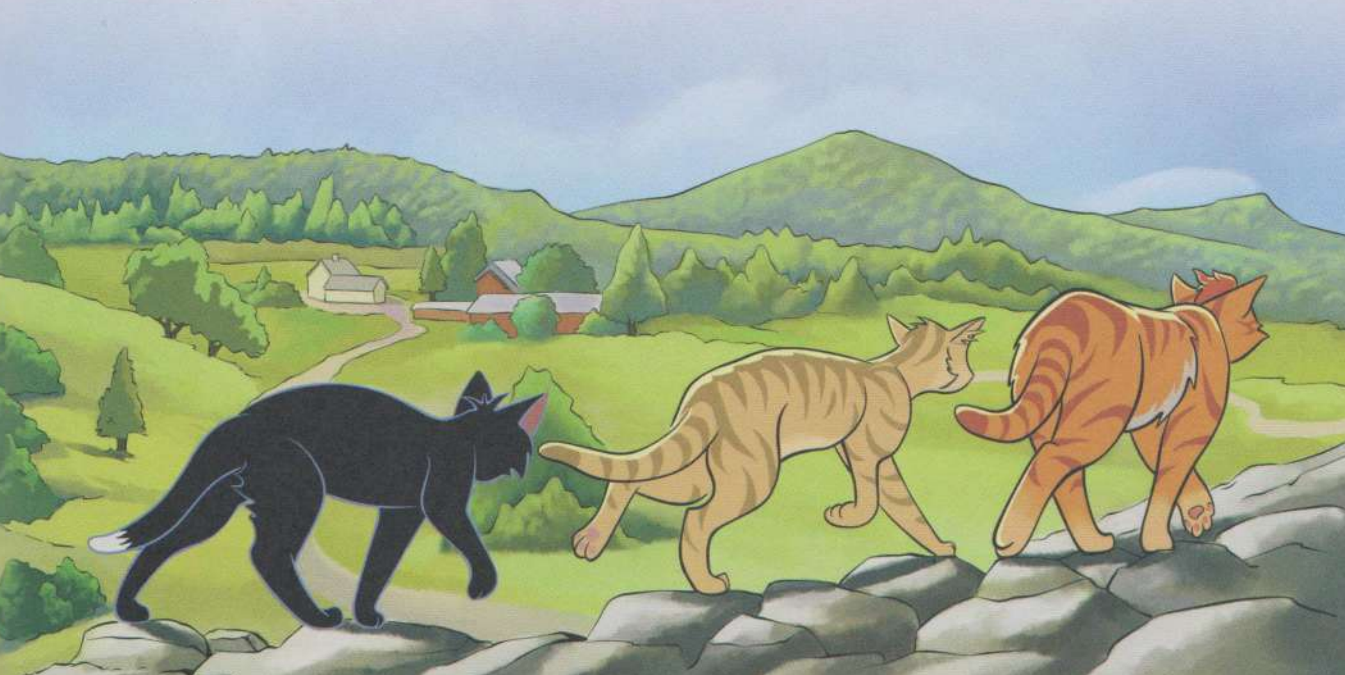
"这里是我的领地的起点。"乌爪的头摆了一大圈，把他居住和狩猎的地点指给火心看。

沙风疲倦地嗅了嗅空气，问："这么说，云爪就在附近了？"

乌爪一边用鼻子指，一边说："土丘那边是一片凹地，那里有两脚兽的巢穴。"

忽然，火心脊背上的毛竖立起来。这是什么气味？他张开嘴让空气充分接触嗅腺。

他身边的乌爪也抬起头，两耳直立，尾巴紧张地摇晃。乌爪双目圆睁，悄声说："有狗！"



猫咪的“辈分”

嗨，小两脚兽！你应该已经注意到了，这些猫的名字是不断变化的！所有族群猫的名字都是由两个部分组成，后面一部分会根据猫的等级更替而变化。幼崽的名字多以“崽”结尾，比如：云崽、黑莓崽；六个月后，幼崽晋升为学徒，名字中的“崽”替换成“爪”，就像云爪、火爪；武士的名字就十分丰富了，根据其外表、个性或其他重要的东西被赋予独特的名字，比如：红尾、虎掌、黄牙、斑叶、银溪、火心、雾脚；如果有幸成为一族之长，那他的名字则以“星”结尾，比如大家熟悉的蓝星。快来吧，随着猫武士世界的不断发展，更多有趣好玩的名字等着你去发现！

上期参考答案

心急如焚
提心吊胆
意气风发
烟消云散
不以为然
形同虚设
虎视眈眈
嗤之以鼻
善罢甘休
爱莫能助
若无其事
心灰意冷

没看过《猫武士》
千万别说你认识猫

猫武士
42 册

一个风靡世界的励志故事
一部讲述成长哲理的作品
让你从此对猫儿另眼相看

欢迎进入由猫主宰一切的《猫武士》世界

猫武士外传 17 册

熊猫勇士
Bamboo Kingdom

熊猫勇士 6 册

勇士之地 6 册

狗武士 12 册

SEEKERS
熊武士

SEEKERS
熊武士

熊武士 12 册

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11

下集预告

两脚兽地盘失火，引起了森林火灾。机敏的火心率先发现灾情，并带着全族众猫离开营地。河族在关键时刻遵守了武士守则，帮助雷族避难。火灾过后，雷族损失惨重，营地也被烧得一塌糊涂。与此同时，影族被瘟疫袭击，族长和副族长相继死去，族里乱成一团，而在森林中游荡的虎掌此刻却乘虚而入……

风靡 30 多个国家，占据纽约畅销书榜 122 周的
动物奇幻小说——《猫武士》来啦！
没看过它，千万别说你认识猫！

绿色印刷产品

中少报刊
官方旗舰店

ISBN 978-7-5148-7992-6
定价：15.00 元